



紅 絲 蜜

「讀以盡情的說幾句話，對於他們。」

裡面有微妙的愛情錯綜
的性慾詭密的陷害勇敢
的報復幾個性不同的人為
着愛慾而鉤心鬥角的醜戰
粗線條的傻瓜達成性慾的僧
皮垢面社會蹂躪女人的真實寫真

——以海誘子咀寂齋——

錢 枚 風 裝 韓

MG
J246.57
352

蜜 絲 紅

羅 西 著



3 1763 9883 6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蜜 絲 紅

“喂，老謝，你的投稿弄成怎樣了？你從這裏面總可以得到一些好處吧？”一個青年在翻着一本雜誌，一根香煙夾在他的脣中，對一個圓臉的漢子說。

“好處？我或者可以告訴你我又失望了！”他露着不大可靠的微笑。

“你對我們隱瞞是無用的呀！你曉得我們可以舉行檢查。如果在那個時候才讓我們曉得你袋裏有十五塊錢，那不見得會讓你贖下多少的吧？老謝呀，你想想看。前天那封面上寫着謝志乾先生收的從上海寄來的掛號信，你猜我會這麼快就忘了

麼？”他一面說一面吸煙，那些白煙球跟他的話攪成一團，送進謝志乾的耳鼓。

謝志乾大概是二十九歲的樣子，圓而微白的臉，臉上微有幾顆雀斑，長瘦的身子，手臂也特別長，但手指却特別細。他以前做過一個相當於師政治部的政治機關的黨務科長，但是他沒了職業已經將近兩年。三個月以前他真窮光了，他認識一個在公安局檢舉委員會工作的股員，那個人叫他在報上登一段悔過的啟事，登了之後就可以介紹他去當司書，他有點預備答應的意思，在這時剛巧給韓天斗曉得了，便大罵了他一頓，而且立刻找房子搬走，因為他把他們的住址洩漏了。最近他做了一篇很帶點感傷成份的詩投到上海的 T 月刊，結果弄到了兩塊錢。

跟他說話的那是廖周文。他是一個被他們喚做“敏捷的同志”的二十二歲的青年。白而有光澤的臉上面，時時塗上各種芬芳刺鼻的 Vanishing

cream。他的修飾的技巧令別人猜不出他袋裏到底還有多少鈔票。長到將要披肩的頭髮完全用膏油往後撥着，服帖到沒有一根頭髮翹起來，他自己最引以為光榮的紀念的是在右手背上那一塊刺刀的傷疤。但是，他也有一樣缺憾，就是齒縫裏有許多黑線，那自然因為他多吸煙的原故了，雖然想過許多方法，結果依然免不掉這種缺憾。

“我老實告訴你吧，周文。你不曉得我給性慾壓逼得很厲害麼？要是我有錢，我老早就把牠們交給娟英了！可惜我半個銅板都沒有，她幾次拉我到她那里去我都不能去呢！”

“那麼，你不要再上天台去耍好了。如果想她想得太厲害的時候，就在家裏自己弄幾下就算了吧！”

“縱使我能夠不想娟英，但我能夠不想我那隔幾千里以外的老妻麼？唉，那可憐的女孩子，這兩個整年中她的生活不曉得怎樣過得了！”志乾說

着，真打動點淒涼的意味。

“那是你的事情！你們這些有妻階級才有這種愛妻的念頭！這種苦不是自己討來吃的麼？也許當你填寫志願書的時候，是只想做官而沒有想到要四處飄流的吧？”

“管你說便宜話吧！我不相信你不会嘗這種滋味。自然你現在會說，流浪人的感情不能縛在一件東西上面，對嗎？”

“自然是這樣啦！人到甚麼地方，感情就流到甚麼地方。比方愛一個女人，愛得快也忘記得快。不是麼？你要反對麼？這樣你就不會有苦吃，而且覺得世界充滿了快樂！”

“哼！”志乾似乎在鼻子過冷笑了一下。

“我願意聽別個意見！”周文大聲嚷着。

“偉大的意見是沒有的。不過我還可以更切實告訴你一句，我想回去了！那邊也許會有一顆真摯的心在等候我哩！”

“你壓住舌頭吧！我沒有聽這種話的必要！廣州不比長沙好麼？娟英不比你的妻好麼？這里不比你的家庭有趣麼？怎麼你說出這種頹廢的話來？”

“我沒有厭惡廣州。娟英，同這里的生活；可是，呵，我真的有點疲倦了！並且你說的頹廢也有點道理，我的心頭近來似乎蒙上一層黑影呢！也許那邊更比這里壞得多，但在我實在沒有辦法，我現在似乎失却了力量了！”

“中年人的灰色！反革命的傾向！”

“你這樣不能嚇到我請你看電影！沒有錢固然是很充足的理由；但是我的信心沒有消滅，更不容你毀謗！”

廖周文沒有說甚麼，只笑了一笑。

這時門開了，走了三個人進來，兩個男的一個女的。走頭的是一個灰頭髮，額上有許多皺紋的中年男子，大約有三十五六的年紀；跟着一位年輕的姑娘，她叫洪佩英，是在F縣做教育局長的一位

民黨老同志的女兒；最後便是那個性情暴烈的韓天斗。洪佩英今年才十九歲，黃色的媚意豐富的眸子，小小的嘴兒配上一個小小的端正的鼻子，身體略瘦。她的計劃的嚴密曾使那經驗豐富的楊信甫吃驚。不過她缺乏的是實際上的工作，她的設計和她的實行，兩方面的成績相差得太遠了！韓天斗的年紀比她大兩歲。他的左額是斜的，很像用刀削了一塊去似的；鼻子略高，皮膚也顯出強烈的黑色。但是他的一對眼睛却是最美的，從那兩個小洞裏面流出來的光燄，每個人都會感到他的豐盛的熱情，勇敢與無畏，和一些英雄們所具有的如春風般和暖的威嚴。

“信甫！”周文向那個中年男子喊道。

“甚……甚……甚麼呢？”信甫說話有很大的毛病，因為他是個結巴。因此在平時他是不多開口的，即使逼不得已要出聲也只是極簡單的兩三個字。他曾告訴天斗，說他在年輕的時候最愛多說

話，但是他說五十句往往別人只能聽到一句；後來他不多說了，反而他的一個字人家會聽出十個字的意義，於是他便斷定了話說多了是半點用處都沒有的。——這種短話說熟了的時候，有時還會不覺得口吃呢！

“你們上了年紀的人，才曉得你們上了年紀的心！你瞧這件事吧，志乾說要回故鄉去了呀！”

“第……第……這是……第十次了！”

“中年人？”佩英笑起來了。“志乾簡直是一個孩子，整天鬧着要回家！他的妻在他跟母親大概有一樣的作用的呢。不過故鄉，這個東西真是可戀的。讓我們大家都走吧，哈哈！”

信甫望着佩英笑了一笑，走進去自己的房間了。天斗沒有說甚麼話，大概他不曾注意到。

“你們，我說呀，”志乾擺出正經的臉孔說。“真是絲毫不尊重人家的意見的！故鄉是個最好的地方，無論在成功或者失敗的時候。自然回去是沒

有甚麼樂趣，但是在廣州，這樣整天嗟聲嘆氣，難道是很好的情形麼？”

“謝同志！”天斗叫出來了。“你以為我們沒有工作了麼？當真現在到了休息的時候？”

“對呀！”周文附和着。“你們說他今天晚上該請看電影嗎？”

“錢呢？”志乾的臉對着周文，但他的意思却是問三個人。

“但是你的小說已經發表了呀！”佩英這樣說。

“不錯，”志乾在袋裏拿出一封信交給她，嘴裏說着：“你們拿去看電影吧。我不去的！”

她拆開看的時候，裏面有一封信，夾着一張五元的書券。大家全笑起來了。

吃過晚飯以後，他們仍然圍在那張小圓桌旁邊坐着，佩英在廚房洗碗。廖周文提議一件事情，他主張要節省一些旁的費用，僱請一個女用人，免得要佩英去擔任那些買菜煮飯和其他的瑣碎工

作。

“但是我們可以節省的地方，不是都節省了麼？”志乾說。

“現在恐怕談不到吧，不曉得上海那方面，有接濟沒有。”天斗說出他不能贊同的理由。他望着信甫，但信甫沒有出聲。

真的，他們的確沒有錢的了。位置在觀音山脚的粵秀街東新巷裏面的這樣一間破爛得幾乎要倒塌了的房屋，只有一個廳，三個房間和一個天井，一個廚房，而每月還要十五塊錢租錢。他們想盡了許多辦法，到現在還要欠下那紅鼻子屋主的兩個月租；這樣難堪的情形之下，好的打算中甚麼用呢？

佩英從廚房出來了，她也反對。而且她有更新的理由。

她說：“就算你有錢吧，但是你請用人靠得住麼？她也許會把我們的消息完全洩漏到外面去的。

那時……呵，你們不心寒麼？你要曉得皇帝和他的大臣們殺一個人比扯斷一根燈草還容易的呀！何況我們……呵，呵。”

“但是這間房子也實在不好住的呀！”志乾無可奈何地向他的同志們說那第二件不適宜的事情。

大家都同情了。

這間房子不好住，這本是大家都知道的。不止灰頹的門面，濕潮的泥地，隱然作綠色的牆邊，一道道灣曲的白線證明那上面已經漬了許多水痕的屋瓦，和斜傾的爆裂的牆壁，不完全的窗戶等等足以說明這個建築物的年代已經老得很，不適宜住人；而且裏面還特別多地滋生着螞蟻，蜘蛛，土珠蟲，硬壳蟲，老鼠，蒼繩和蚊子；比較沒有那麼多的還有青蛙和蜈蚣，這本是可以成立一個動物園的，但現在却被那五個沒有職業的人佔據去了。佩英一個人佔領了最後那一個接近廚房，時常受霉氣

薰陶的房間；中間的住着信甫同天斗，他們的特別享受是潮濕，螞蟻同蚊子；最前面的住着志乾同周文，老鼠和黑暗陪伴他們。因為那個小天井在信甫他們住的房間的後面，所以在白天是信甫他們和佩英佔點便宜；但在晚上，大家的待遇是一律的，因為全間房屋裏的五盞電燈，都只有一塊在火爐裏的紅炭那麼大的光線。縱使安上一個五十枝燭光的燈泡，也不及一盞小油燈亮。

不過這所房屋，也不算完全待薄了他們的。牠每個月只取了十五塊錢的代價，便要對他們盡保護的責任。更因為牠的位置在全市最僻靜最骯髒的區域裏，因此沒有人注意他們。

倘若遇着飄潑大雨，那是他們最不幸的時候了！現在是初夏的時候，所以他們不幸的日子比幸福的日子多。但是這裡所謂幸福，不過是比較的說法，其實也不能令他們歡樂。清早起來，看見天上浮出藍雲了，淡黃的日影從瓦背的小孔射進屋裏

來了，小鳥們也像平時一樣歌唱了，他們自然可以吐一口悶氣，精神上也要清爽些；可惜一吃過了午飯，太陽的毒火透過了屋瓦，混合着從地上蒸發起來的潮氣，人們的腦筋又在昏眩的狀態中掙扎了。下雨呢，那更不必說，簡直和沒有屋背一樣的。

“不好住呀，對的，不好住呀！”周文帶着調侃的意味向那位不請他看電影的同志說，同時用手去撫摸自己的長髮。“但是我不相信誰能夠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的！中國不是很不好麼？那有甚麼法子想！”

“你承認中國已經沒有法子想了麼？”志乾反對他的譬喻。

“如果有法子，大概你也想不出來吧？”

“不錯，我誠然是想不出來，不然我也不必要想回鄉了！如果你想得出法子救中國的時候，讓你分出一點賢明思想來先給我們想一條出路吧！我以為這個樣子繼續下去，我們不吃鐵彈子死，也要

叫餓神把我們的靈魂帶去了！”

“我們真要沒有飯吃才會安靜的了。”天斗也參加進來說。“你們成天用小針你戳我我戳你地就得了！不錯呀，你們現在到底還有飯吃，還有精神可以練練嘴呢！”

“如果整天要黑臉神一樣坐着，那恐怕不上兩個禮拜就要永遠安靜了！”志乾替自己辯解着。周文却笑着掏出一枝香煙夾在脣縫裏，沒有說甚麼。

他們這邊的片刻的寂靜，倒顯出佩英同信甫低聲談話的聲音來，從手裏拿住一張有些縱橫的線，格子同疏落落地有幾個字的紙張在搖着。

“那是甚麼呀？蜜絲紅！”周文向他們問着。

“那是要告訴警察局，我們的職業和我們許多人的關係。”

“呵，那不是該填沒有兩個字麼？”志乾說。

“你也許現在想叫警察們保護你吧？”天斗把兩個手掌合在一起，把兩個腳蹠也放在一起，說

着：“也許他們裏面有些慈心的人會送你回家，不過只送靈魂罷了。”

“我沒有這種野心，我只希望能够在監獄裏面住上半年，或者幾個月都不拘，那邊總會幸福一點吧？”志乾說到末尾那一句，簡直跟對自己說的一樣了。同時他也忘記了旁的人同旁的事情，他自己沉思着……死了固然是大解脫，可是到監牢裏去嘗嘗味道也的確是時時轉移環境的一個方法呀……這裏真是太沉悶了，太無聊了，太催人萎靡了！這不止革命性要消失了去，如果此後再不加進一點新的刺激，大家都要變成化石了！……

“志乾就填僕人好了，僕人好了，他不能扮演別一個腳色的！不然還是要弄糟了呀！”這是周文的聲音。——立刻吸住他的注意力。

“鬧甚麼玩意呀？”志乾用沉重的聲音說。“我又不要演劇，怎麼叫我做起僕人來呢？”

可是大家都沒有理會他，周文依然繼續說道：

“信甫倒像一個父親，天斗頂好是做一個兒子。你呢？（他向着佩英說。）蜜絲洪？你就做一個女兒吧！不，呵，不是的，你也許應該做一個媳婦吧？呵，這不過是暫時的呀，你不會招氣的，我相信。”

“你呢？”天斗對周文說。同時他望了那不會出聲的佩英一眼。

“我說，”信甫微笑地說。“他也應該做我的兒子，不過不能做蜜……蜜絲洪的丈夫，丈夫！”

“好的，怎樣都好！”周文把頭低下去了。但佩英却注意到他的微惱的顏色。

戶口調查表填好了以後，信甫同天斗沉默下去了。其餘的三個人却在熱心地談着關於時事的許多問題。

“挽救中國麼？我看只有一個殘忍的法子，就是多殺幾個人！”周文這樣說。“執行殺人的這個人，我認識他的靈魂，我崇拜他，因為他是一個有良心的劊子手！”

“你是一個死刑的崇拜者了!”佩英說。

“我的意思並不單純是這樣。你瞧呀!一個人爲求生是多麼痛苦的呀!他必須每天找兩頓飯吃,每天找地方睡覺;同時還要找衣服把身體裹起來,才能夠見人;還要找一個性的對手,才算是幸福。其他的麻煩事情不算了,也已經恐慌得夠滋味的啦!現在給他一刀或者送他一顆彈子,叫他永遠不要煩惱,這在人道主義看起來,已算頂好的辦法了。如果在我們的立場看起來呢,那麼現在有人肯亂殺人,那真算得我們的好朋友!至少也是我們一個頂好的幫忙者。你說對不對呢?蜜絲洪!因爲這些人始終是要我們來殺的,但是太多了也許我們要手痠,這層不是很明白的麼?我們是應該感謝他的!”

“但是也有我們的同志遭不幸的呵!”

“同志裏面也許有些也應該使他斷了氣的!不過冤枉的自然也有。但是我們現在要用到怨怒之

道了，孔子有錯處，耶穌也有錯處，難道一個劊子手，反會沒有半點錯處麼？”

“但是，你怎麼不主張放點火呢？”志乾插進來說。

“你是主張要放點像 我們用來吸煙 那樣的火麼？可以燒着乾草，瀝油，紙料，木器，那樣的火麼？”周文反問他。

“自然啦！是燒得死人，燒掉屋子，那樣的火。還有甚麼火呢？殺人太費手續了，一刀或者一鎗，才得一個；但是我一把火可以弄掉十個八個，也許有時會一百幾十個！”

“不對！虧你做小說家，做詩人，你完全不懂得藝術的方法，甚至連欣賞的能力都沒有。你的主張是一件多麼粗魯的行爲，現在且不必細說，單就你連人帶物一齊毀掉來說，那已經十分蠢了！我們只知道許多人沒有房屋住或衣裳穿，但是我們沒有見過許多房屋沒有人住和許多衣服沒有人

穿……”

“你也不對呢！”佩英很高興地笑着說。“富人們有許多房屋沒有人住而且有許多衣裳穿不着的！”

“那不是呀！蜜絲……eh,蜜絲楊,或者,蜜昔絲……”

“瞎鬧！不許混說！”

“呵,不錯,我就告訴你吧！那些房屋和衣裳不是沒有人住過或穿過,只是不常被住和被穿罷了！對吧？我現在該繼續說下去了——如果照志乾的方法,不是糟塌了許多有用的物件？我以為只應該把人殺死,留下那些東西給別人用用。所以那些把女匪的身體剝光了只剩一塊肥肉才行刑的人們,倒是一些聰明的腳色哩！他們至少也不會暴殄天物,而且含有高深的經濟學的意味。”

“不錯,放火論的理由站不住了！”佩英時時都會用玩笑的口吻同情周文的意見,現在她這樣說

了。——無疑的，周文沒有天斗那樣的沉毅，沒有信甫那樣的耿直，沒有志乾那樣的奸詭，但是有趣的是他的長處，雖然有時是近於浮薄！他說出許多能夠令人發笑的話，這些話是不需要怎樣的思索同預備的，也不需要甚麼根據。他把那些話隨意放在譬喻或引證上面，便能夠盡了牠們那使人發笑的責任。佩英因此對他感到很深的趣味。

“喂，等有閒工夫再談殺人放火論吧，佩英！”坐在一張小橈子上面，像一匹獅子一樣的天斗把她的趣味打斷了。她像一隻小貓一樣地用服從的表情望着他，在等他的吩咐。“你的報告表填好沒有呢？不要忘了呵，這次要用六三間隔的形式的！在通信頭上註明六十三號就行了。通信的名字還是用‘小紅’吧！”

“又用我的名字麼？”

“沒有妨礙的，你的名字正適合於愛情信的體裁。呵，你在報告後面加上幾句話，問問白茫甚麼

時候才來吧？你說我們很想開始秘密工作了，叫他回來負責。”

“我們甚麼時候才有活動的機會呢？韓秘書！”志乾無聊地問。

“等白主席回來才曉得呢！他一定會帶計劃回來的。甚麼事情等他回來就有辦法了！”

“今天的報紙你讀過沒有？”信甫慢慢地說。

“你注意到甚麼了？”

“又帶了十一個同志回總指揮部裏哩！”

“你說的就是西二區的事情麼？他們太不謹慎了！”

這時佩英回房間工作了，周文同志乾也回房裏下象棋。信甫低聲對天斗說：

“你要警告他們一下呀！他們也……也是愛隨便玩玩笑笑地無……無無所不談的！”

天斗搖搖頭，答他：“小紅也許會聽我的話，他們兩個我是沒有甚麼辦法的。”

在蚊子囁叫着，鼠子吱吱地吵鬧中，這五個不安定的靈魂又在夢中過了一夜。

佩英從夢中醒來的時候，小院的矮牆上已經反映着強烈的日光。她把襪子穿好了之後，並沒有跑下地，只伸了一個懶腰，又坐在牀上，把她的背脊靠着那白粉差不多脫盡了的牆，她的腦筋裏翻起了無數的不重要的問題。首先開始的是她對於目前生活的不滿。這是無可非議的！每一位青年女子都要要求她的青春生活有意義，有濃厚的趣味，有無限的回憶的價值！她以前在工學校裏讀書，尚且嫌惡那里的生活太平凡了，太單調了，因此要跑到社會裏來活動。那時她的全生活是何等的緊張同忙逼呵，那真算得是一段熱鬧的生命。她不計較熱鬧生活中的得意與失敗，她最怕那冷寂的生活。而且對於社會的無論甚麼東西，她都沒有特別的同情或仇視，她只問他們有趣沒有。但是現在呢，她可以說是完全絕望了：身體的自由固然消失了，

就連意志的自由也沒有。社會上是再不令她有露臉的機會，學校又不准她再回去讀書。她有時無聊起來，就連那往日最憎惡的學校生活也覺得難得了。一個陷在這樣的環境裏的姑娘，也算得不幸呀。固然，社會對她的非笑她不怕，社會對她的恐嚇她也不怕，就是社會真個要執行起對她的行爲的重刑，她也許不會變色。就是這樣，社會把她軟禁起來，那真令她頹喪，令她心慌。像她自己想的：

“呵，我的生命的一切能力怕都快要消滅了！”

她的靈敏的想像還會很迅速地顯示給她看，一個到把生命的能力全消滅了的女人，她的軀體會變成怎樣難看的一堆醜惡的爛肉！腐臭的而且永遠沒有人理會的。

當她初被逼而匿藏起來的時候，她的推想以爲這不過是暫時的情形罷了。她固執地以爲不久將有更大的變化，那就是她脫離樊籠，上冲霄漢的時候了。但是時間是一天天地過去了，失望也一天

天地深了。——到她常常這樣循環地恐怖地想着的時候，她差不多已經完全絕望了！

生命如果有不斷的變化的時候，那麼，人們不必往以後想，自然就是想也不會準確。但是當你的生活已經停滯在一種一定的狀態裏面，而且將要凝固了。你能不起很大的恐慌麼？現在佩英她自己想，真比一付機器都不如了，機器有牠的不絕的出品，而她自己卻是沒有動作的。她以為必定會有變動的那種念頭現在是疲乏了，代替牠的就是：“大概要永遠地這樣沉悶着活下去吧？”爲信心而奮鬥，犧牲，那種字眼在她已經沒有刺激性；死與活在她是一樣的看法！……此外當然每天還有許多別的問題要想的，像她的爸爸，和她的許多朋友……

她用臉盆盛了點冷水洗過臉漱過嘴以後，想到天斗的房間看看甚麼時候了，好去預備買菜煮飯。因爲他們五個人中。只有天斗一個人有一個價

值一元五角的中山紀念表。但她走到天斗的門口，見房門還緊緊地關閉着，她輕輕敲了兩下，裏面沒有人答應。她心裏想，時候大概很早吧？因為天斗沒有過了七點鐘才起身的。她走到頭房門口，見也沒有開門，便回自己房間裏。

在棹上，她發現了一張紙條，是天斗寫的：

“我到粵秀公園去了，你也來散散步麼？”

她把紙條撕碎了，一個人跑到粵秀山上面。她穿了一件綠花的布旗袍，長的白線襪，黑漆皮高底鞋；清爽的晨風，把她的頭髮撥得有點微亂。因為她沒有束胸的原故，兩個乳雖然不會突出，但也微微地高聳，充份地顯出處女的美態。更因為她的身體略瘦，故此又增加許多瀟灑的風致，同溫柔的韻味。

粵秀公園還不曾完全佈置好的，牠的地址就是從前龍濟光在那里做過營盤的著名的觀音山，也叫粵秀山，聽說上面有不少古蹟，還有一個最出

名的甚麼樓，是一個大臣在那里朝拜皇帝，而且表示服從皇帝的，現在大概沒有甚麼人去追究的了，除了一般專愛翻石掘瓦的考古學家。這一座山並不大，也不高；以前的城牆，就是建築在山上面的，山脚一半在城裏，一半却在城外。現在在公園裏面，還可以看見那些未曾拆去的城基呢。

這里有幾條灣灣曲曲，高高低低的馬路；疏落落地在道旁砌好的一些石頭凳子；和種着許多各色的小花。雖說這個山不算大，但是拿來做公園就很大的了，況且山上還有許多本來已經有的大樹呢？因此，這公園倒不算壞的。還有一樣特別的，就是上公園去要踏過差不多一百級的石級。

她瞧見天斗獨個兒坐在一棵大榕樹下面的石凳上的時候，已經是氣喘喘的了。

“那邊音樂亭子，你去找過我沒有？”

她點點頭，坐在他的旁邊。

這時太陽已經有些微的熱氣放射出來，但同

時有一陣陣的微風輕送過來，他們覺得很適意。天斗穿着一件很薄的條紡襯衣，頭髮也亂得像野草一樣。

“唉，我們的自由，縮小得只有這一點點的享樂了！”天斗的眼睛似乎正在望着小北那邊的村落同那雜亂的墳山，他的嘴裏這樣說。

“誰都不會滿足這樣的情形吧？但是，這樣的情形也許不會長久的呢！如果真的就這樣延長下去，結果我真是不敢想！”

“往後的事情誰都想不到會變成怎樣的，但是，我們有我們的信心，不論在甚麼地方總可以自慰的。”

“唉，信心麼？……”她不能說下去了，她不能告訴天斗，她正在怎樣地煩悶，無聊，恐怖，甚而至於——呵，那是多麼可恥的呀！——信心有點搖動哩！女子沒有不隱藏自己的弱點的，她更不想告訴他，因為她曉得他對她的希望是很熱烈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難道你的信心也會搖動了麼？大概你不會像志乾那樣，隨時準備降伏到家庭裏去吧？”

天斗的話正打在她的心坎裏，她受着非常的震驚與激動，她的臉紅起來了，幸虧太陽剛剛照在她的臉上，沒有讓天斗察覺了甚麼。

“這自然未必的，不過問題却也太複雜了！”她說着欺心的話了。雖然她的小眼睛是特別地睜得大些，但她的臉畢竟壓不住羞澀的上沖。因為在她旁邊的是一位這樣堅強，奮勇，和富有同情的鼓勵的同志，而她自己竟欺騙了他。

“我是相信你的，佩英！”他望着她那嬌紅的可愛的臉說。“不過你有時是太偏於冥想了，所以令我有點不放心。而且，你求快樂的心也太逼切了呢！這自然因為你的年齡同你的經驗的關係，我不能責怪你。但是我敢告訴你，這正是我們修養同讀書的好機會。我以為不必引誰誰做例子，你也會明

白的！十分克苦雖然不必，但耽於享樂却有更大的危險呀！’

感謝的衷情佔滿了她整個心，令她找不到適宜的話語。

“比方看電影，說笑話，這種事情可以少的不妨少一點。西二區的同志就是因言語不謹慎便闖了禍的呢！”

他的態度是這樣善意地，誠懇的，幾乎令她掉下淚來。

她說：“但是我的信心却是一樣強固的喇！無論在甚麼時候都沒有改變過半毫半絲。”

“那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簡短地說。

“我懷疑的就是這樣的生活形態，究竟有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精神，同我們的信心呢？這個信心，是共同的，是我們的！”

“不錯，你的懷疑是很對的！這正像你所說的，很複雜的呢！”無論甚麼表情都從他的臉上收了

去，他讓她在他的話中聽出他的感情。“而且，這還可以供給我們一個小組會議的討論題目。不過照我的意見呢，（這時他們兩個都點上一枝香煙。）這裏面當然生了兩種傾向：在精神一方面，有些變到頹廢了，浪漫了，同時是浮薄了，萎靡了；但有些卻變到更專一，更凝重，更含蓄，更陰沉！他們的烈火鬱結在胸中等大爆發的機會！在信心一方面呢，有些正借着許多反面的例子在證明他們的思想完全是對的，因而獲得了更高的保證；有些呢自然是因目前的不透澈的觀察而搖動了，甚至消滅了！佩英，你留心瞧着吧，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同志分開了道路了。但是這層是不必憂慮的，而且是可以慶賀的。擺在我們面前的，這不是時代的淘汰麼？經過了這個淘汰以後，誰是同志，誰是仇敵；誰是進步了，誰是墮落了，都可以得一個明白的結束！”

她沉吟了好一會工夫，終於向他問出來了。

她說：“你看志乾同志怎麼樣呢？”

他沒有料到她會這樣問，因為光發一番理論同批評一個人的實際行為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何況問的正是一個最親近的同志呢？但是他立刻發現了，發現了她的內心包藏最高度的好奇的趣味。他也沉吟了一會，沒有答她。

“怎麼呢？你不能坦白地批評麼？對於自己最親近的同志。”她催着他了。

“你自己看看也就可以了，何必要我批評呢？”他答。

“你的意思也許不滿意於他的鄉思？”

“我已經發表過意見了，對於這個。”

“信甫呢？”

“自然是一個好同志！”

“周文呢？”

“哦哦，他麼？也許不會變成我們的仇敵的！”

“你自己呢？”

“我麼？我的信心麼？就拿太陽來比一比吧，

他沒有我的信心那麼高，沒有那麼大，沒有那麼熱！”說着，他縱聲笑出來了，笑得很粗暴地。

“加上一個沒有吧，沒有那麼自誇！”

她說着也跟着很巧妙地笑了起來，她的笑聲跟天斗的笑聲碰在一塊，雖有顯明的差別，但同時却是很融和的；像一枝玉簫跟一枝篳管一樣，在清涼的長風中合奏着。

太陽把樹頂照得通紅，這又是佩英買菜的時候了。天斗的手表告訴他們，這時已經九點鐘。他們並着肩踏着石級一步步地朝下面走，佩英用嘴唇輕吹着隨意的小歌，他們兩個人的心靈有一條微妙的絲線在牽合着。

那天早上以後，天斗在佩英的心中受着時時變換的各樣評判。她時常把他和周文比較着想，雖然這並不爲了甚麼，但卻成爲她的思索中一個頂重要的問題。她自己定下許多標準，她站在各個立場上自相駁斥與辯護。她的假定，像：天斗沒有周

文那樣的溫柔，但周文沒有天斗那樣的爽直；天斗是以理論的精深嚴正得人信服，但周文却以態度的和藹或者滑稽得人同情……呵，爲甚麼這樣比着呢？她自己完全回答不出，並且自己也覺得好笑。

五天以後，因爲在長沙做商人的志乾的叔父寄了五十塊錢來，他於是決定捨棄了廣州，娟英，和幾個同志，回長沙去了。天斗和信甫都曾做過沒有效力的阻止。

II

這幾天來，佩英只剩了在冥想中過生活的一個方法了。現實的生活不止欺騙了她，且擯棄了她，今她感覺到一切都是缺乏。尤其她本身是缺乏了生命的烈火。她不論事前是怎樣有興頭地拿起一管筆，或者一枚棋子，但她都會立刻覺得沒有半點意思，她像是厭惡了一切，怕了一切。於是結果就剩了冥想一個方法。她的身軀，時常斜靠着牆坐着，她的腦筋便很遠很渺茫地在想。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種種不同的幻相紛然雜陳在她的意識界裏，像曠火停息後戰場上的屍首一樣地破碎和紛亂。她並不想着要解決某一個問題，也不想着娶

整理某一種思想；就是這樣若即若離地繼續着，在娛樂她自己。平時在他們三個男子閒談的時候她總是要加入的，現在她也不大說話了。——也許她本來要多說話的，不過她自己顧忌着，像一個肺癆病患者一樣，生怕自己的痛苦要傳染給別人。

“唉，一個人到衆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時候，那才值得悲哀的呵！但是——呵，我們要降服了麼？”周文有一次很感傷地說。

“對呀！照最腐敗的政治理論吧，我們該是主人翁，但現在却叫僕役們將我們軟禁起來了！”她憤憤地說了。似乎見天斗抬起頭對她望了一眼，她却把臉擰歪了。

“說，說說一句笑話吧，拿破崙就，就是這樣死了的呀！”

結巴子所以叫這句話做笑話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似乎拿他們去比一個法國皇帝。但是這句話的結果並不會使任何一個人發笑，大家都靜默

下來了。像這一座又小又矮，又破爛的房子，真變了當年的聖海倫島一樣。

“無聊！”天斗用簡短而雄厚的聲音嚷着：“興奮一點吧，弟兄！你們就要把一切重要的責任都忘記了呢！”

“自然呢，”周文還保持他的有衰頹的傾向的態度說。“我甚麼責任都沒有忘記，甚麼方法都沒有忘記，但是我就興奮不了，而且似乎真要頹廢下去。”

“那你一定缺乏了等待的毅力！你——”

“呵，”周文跳起來了，‘我不是等待過了麼？你不能叫我一輩子等待，等待……’”一枝洋火在他唇邊的香煙上面點起來了，下面的話他就沒說。

“廢話！”他嚴肅而且沉着地走開了。

這樣一件事 在她至少可以消遣半天的光陰，她想着，她肯定天斗的話是非常合理。不錯，真是非常合理的呢！但是，該同情的却是周文的話，無

疑的是周文的話喲！

其實她要比周文還不自由的，她連周文這種話也不敢說。固然，一方面因為她自己是好強的，她不想叫人家曉得她的弱點，她怕把她的感想吐出來之後，人家要怎樣譏笑她，說是無聊，脆弱；別一方面她就是怕天斗那對美麗的，有威的眼睛！她曉得天斗是怎樣地在看重她，在策勵她，在希望她！她感激他像感激一個長者一樣，她不能撕破了他的美好的希望，用她那略帶粗糙的紅色的手。她也不跟周文說笑了，因為那種敬畏的情緒在監視着。

“但是我要找點娛樂，和一些比較有意義的動作呀！”她這樣想着的時候，就像夢一般地陶醉在她所想的那種娛樂裏面了，她得到一些浮幻的滿足

不曉得爲了甚麼原故，天斗和周文兩個，近來總愛爭執。就是不在爭執的時候，也要用話互相譏

刺着。天斗自然沒有那種口才，一罵，於是又吵鬧起來。——但是，五分鐘過後便甚麼都沒有了。他對於這種東西沒有周文記得那麼長久。

有一回，上海總部寄了五十塊錢來。周文主張打個電去回復，並且問白茫甚麼時候才回來。但是天斗却反對，他以為電報通訊法非常危險，容易壞事。

“但是我敢担保沒有危險，一點也沒有！我的意思就只想白茫早點回來。”周文固執地說。

“你怎麼能夠担保？你自己也不得了呢，如果事情壞了！哈，他還要找人担保哩，他却來担保別人！”末兩句他向信甫說着。

“沒有壞事的理由的。”

“算了，主張應該由我發出，你們都不必再說了。佩英，你去寫信吧，用……”

“嚇！不要忘了你是代理主席，不是真正的領袖！”

坐着沒有動的信甫，站起身預備回房中寫信的佩英，剛擡轉身朝着佩英的天斗，都聽見這句話了。信甫以為天斗會打周文的了，但是他沒有，他說：

“周文，你住了嘴吧！這裏不是你逞才的地方。”

“大概是我得罪了韓主席了麼？我曉得這不是我逞才的地方，該是你武斷的地方。天斗，你以為你說的就是對的麼？”

“哈哈，你聽見我說朕卽國家了麼？”

“那是你自己以為比朕卽國家還要厲害。”

“你又來侮辱我了！”天斗的黑臉紅起來了。

“.....”

“這有甚麼爭執的必要呢？”佩英這樣說了。

結果又是天斗氣憤憤地走開了，周文依然驕傲地微笑着。

“你說是不是呢？”周文時常在背地對佩英攻

擊天斗。”他真是一個十分武斷的人，他懂得的就是粗暴的武斷。無論甚麼事情都不肯容納人家半句話。如果真叫他做了領袖，怕會把我們一個個都推到警察們的牙邊才算了的吧？工作他不會給我們，就會給我們受氣。”

“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好同志呢！你不應當這樣惡劣地猜想他，但是我也同情你，他是專權的，不過他也有許多好處。”

“唉，瞧着吧！他也許會做出一點你也覺得悖謬的事來。”

她不出聲了，她心裏感到一種渺茫的痛苦。她拿天斗當偶像崇拜的，她估不到會有人來搗毀她的偶像。

有時她也試探天斗的口氣，他是這樣答的：

“我對他沒有半點惡感。自然啦，同志間誰對誰都不應有惡感的，何況我們是最親近的同志？不過那也不是一時的事情了，他同我有意見，已經是

前兩三年，大家在做青年運動時候的事情了！到底是怎樣起頭的，我現在記不清楚。大概有一個時期他捧我做領袖，而我却不肯聽他的話，他那時就宣稱我做了領袖就不要他了！不過惡感也許不是這樣簡單的理由造成的，那你該得去問問他，我就真的記不清了。”

“唔……但是呵，你有時，是會有一點武斷的呢！”她故意陪着笑臉說，她的黃眸子滿藏着驕人的媚媚。

他笑了，但是他沒有回答。

“總之不要忘了我們的共同的榮譽，個人的意見倒是沒有甚麼問題的。”她說。

“自然啦！我要竭力忘記他的壞處，而且特別要認清楚他的好處，那是爲了我們的事業呀！不過我有時却替他擔心，他是太偏在思索那方面了，他只會判斷想得對不對，不會去看看到底做得來不做得來，總之，他缺乏的是實行的經驗！這句話是

不會冤枉了他的。”

“你們總像是個對頭。”

“呵，那個說的？這不止我不承認，我們的長久的友誼也會替我證明的，完全沒有這一回事。不過他愛跟我開玩笑，那倒是有的。你怎會疑心到這層呢？”他的頭頻頻搖着，否認她的猜想。

“唉，但是呵，”她又在嘆氣了，近來她屢屢用這種動作去幫助表現她的感傷的心懷。——自然這種近於悲觀的消極的表示是他所不滿的。他認為一個革命的人寧可讓眼淚偷偷地流出來，不能在流淚之前做催人眼淚的嗟嘆。但是他也靜默着讓她說下去：“這種種不好的現象，都是環境逼出來的呵！這真是最不好的現象呀，同志們共同的意志，共同的信心都要漸漸地離散了呵！這固然不是指你同周文的事情，可是我的觀察當真有許多是這樣的。這不是極可怕的一件事麼？我們簡直是有血無處灑。你說說有些是變得頹廢了，浪漫了，浮

薄了，萎靡了，還不止呢，我看同志們的性情將要變到狹窄，陰險，猜忌，自私，暴躁了。可恨的魔鬼們竟用這種最毒辣的手段對付我們的同志！”

“你那種可怕的心情到底不能夠除掉麼？”

“唔……我不能欺騙你，但是，我覺得我週圍的一切，都要陰沉了而且要消失了哩！我不肯拿一個灰色的影子朝自己頭上綑下去，我當然不肯。不過我當真又有點心悸。志乾走了的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孤獨地在牀上想了許久，想到許多事情上面，甚至想到志乾狼狽回家的情形，結果我自己就淒涼起來。”

“我自然會曉得的。不過我們在這個時期要有三個信條，是誰都應該遵守的。那就是：不要想過去的事情，不要懷疑，不要着急。佩英，我承認我是會勉勵別人的。誰如果能聽我的話我敢擔保他一定不會碰得着悲傷同煩惱。”

天斗真讓他的熱情支配了他的全生活的。他

像一個率直的說教者，他會告訴別人應該怎樣怎樣，但他却不能鑽進人家的心裏，去斟酌應該用一點怎樣同情的話。他只坦白地說了就算了。不論對那一個，他的態度是一樣地嚴肅。最初碰見他的人也許會猜着他在發氣，或者以爲他是一個“拒入於千里之外”的人。他不能夠告訴別人，他對別人的熱情是怎樣豐富的。這樣，有時人家還要說他冷淡。就是對於佩英，他的安慰的方法也就是這樣了，他實在沒有別的方法。

但是周文就和他兩樣了。周文，他有極謙遜極溫文的態度，有極合人心的句語，他很容易便捉得到別人的同情。

一個天色陰沉的下午，信甫和天斗都出去了。低暗的天空在陪着濕潮的東南風，日光又躲到雲球的背後去，似乎想下雨。他兩個又在忙着佈置那雨天的防禦工事了。這是照例在下雨之前要忙一回的，大概有七八樣工作。天斗的書棹要搬開，信

甫的牀中間要放一個臉盆，窗子要用一塊爛布遮住，牆上掛的衣服要除來用報紙包好，井裏的水也要預先打穀桶放在廚房裏，否則等一會就要用泥漿煮飯了。尤其要忙的是佩英的房間，所有的用物的位置差不多都要變換的；就是廚房裏的火爐也要在下雨之前改變了牠所站立的位置。

工作完了之後，佩英除下皮拖鞋，換上一雙木屐，坐在牀邊。周文也用嘴唇夾住一根香煙，跑到她房裏，因為別的房间全是距離很平均地漏着，獨有佩英這裏，雖然漏得特別厲害，但在牀的週圍一尺以內却平安無事。

“周文，你把大門關好了麼？大風大雨，也許要跑個無產階級進來的呀！”

“如果真跑了進來，在半夜你應該起身招待他，請他隨便拿一點東西去好了，並且告訴他不必客氣……”他一面說一面轉身走出去了，不到一分鐘又走了回來。

“巷口那個警察，他注意過你沒有？”周文問她。

“他注意我，這是甚麼原故？”她略爲把那對小黃眼睜大一些，反問着他。

“有一個晚上，就是我們聽見有女人的哭聲的那個晚上呢，我剛從外面回來，那時怕才是九點多鐘吧，那個警察在我的耳邊聲說道：‘第三號的客人麼？回去吧，今天晚上要出點事情呢！’我聽不懂他的話，那時電燈非常暗，他大概認不清楚我是誰，不過出點事情這幾個字倒把我嚇了一跳。當時我也和他一樣低聲地問他：‘那是甚麼事情呢？’他笑出來了，他說：‘事情倒是沒有甚麼的，不過她欠了偵緝們的錢，那些大哥們今晚要踢她們了。’當時我才明白是收規的事，我告訴他，我是第九號的住客。他也笑出來了，他說他認錯了人。蜜絲洪，你看這不是很奇怪的事麼？”

“那有甚麼奇怪的地方呢？包庇煙賭娼妓是他

們的重要職務呀！如果她們要侵犯他們的職務。那時當然有執行法律的必要了。”

“跟着第二天，我又和他談了許久。他告訴我說這條東新巷住的完全是娼妓，而且，呵，那些大哥們也注意到我們這里呢！他們當初想藉口進來搜查軍火，來看看我們這里是不是營業機關，到底虧得那警察保證我們不是那種人，他們才沒有來騷擾。”

“警察的意思不是想得一點好處吧？”

“那也難說，所以我問他有沒有注意你。”

“有呢，不過我不明白他是這種意思的。每逢我一出去，他總要望着我，有幾次還和我點頭招呼，又有一次他明明看見我拿着一個竹筐出去的，卻偏要問我：‘買菜去？’我只點點頭沒有答他。唔，那真是討厭的！”

“你也許有點怕他，對不對？我們雖然不是他猜想的那種人，但到底他有把手鐐加上我們的手

腕的可能。”

“不，我一點都不怕他！私娼尚且不怕他，我怕甚麼？他們只認得錢，那倒好辦的。不過我看見他那種鬼怪的眉眼，真有點不好過！”

“哼！在必要時，也許我們要跟他做做朋友哩！”

“跟他做朋友也好，甚至跟私娼們做朋友也沒有不好，只是長天跟這間鬼窟般的房屋做朋友，那才要命呀！”

“也許還有不久的期間了，只要等白茫回來。”

“也許還是一樣的吧？我覺得沒有甚麼好希望。”

“白茫斷不至於跟天斗一樣糟的，至少總得有較好的變異。”

“我不大滿意天斗，就是他連一個消遣的方法也不跟我們想出來，他不會不曉得枯寂的生活的可怕呀！”

“那不錯，他不看人，他以爲每個人都完全跟他自己一樣，就那樣冷靜地生活着，不需要一點刺激，一點趣味。這也許他根本不是一個研究藝術的人，只曉得人家的腦子，不曉得人家的心。甚至連青春和愛情是怎樣值得寶貴的，他也全不懂。蜜絲洪，那止你有這種要求呢？我也有，志乾也有的。所以他一心跑回長沙去了。他的舉動究竟值得同情的。”

“像他這樣我又覺得不對了，他簡直是放棄了團體的生活，敗退回個人的路上。我的意思是度這樣的時光是對的，不過看要怎樣過得有意義些，或者好過些。”

“對呀！我給他的同情也是逼不得已的同情，根本我是不贊成放棄的，我只想找法子把目前生活改善一些。而這些法子一定不是只會開小組會議的方法所能產生的。一定要有點藝術的方法。一定的，我主張不論甚麼樣的生活方式都不能離開

藝術哩！”

“藝術的方法，那是怎樣的呢？”她熱心地問。

“那自然是使我們的青春能享受一種樂意的陶醉。”他隨便地說着，其實他也想不到一個具體的方法。但是隨後他又加上一點意見：“也要使我們生活上加多一種動的機會，或者多點娛樂也好。那總是要使我們的心靈得到歡娛的。”

“哦哦，周文，你也不要忘記了那兩個限制呢，我們的金錢同我們的環境。這里有許多是不許可我們的地方的。”

“我也明白，但是世界上有一個人，那個人就有他的生活，雖然有相當的限制，也有相當的自由。比方，在我們的環境裏面，愛情的生活不就很許可的嗎？”他暗暗地把詞鋒掉轉了。

“當心，你又要拿我來說笑話了！”她說着的時候，她的臉上現着一種怪異的微笑。那不是嬌羞的，不是惱怒的，卻是在心房之深處的不可名狀的

靈感中發出來的。

“這却不像你所猜想的，那完全不是一個笑話呢！我自然不是詩人，但我明白詩人們所想像的東西。愛情是個奇怪的東西呀，無論如何，牠能夠令她所統治的人民感到生命的芬芳同偉大。詩人們也會咀咒愛情是魔鬼，但是愛情却是能夠驅除煩悶，陰鬱，無聊的魔鬼，雖然代替煩悶，陰鬱，無聊的是甚麼東西還說不定。牠總是能夠把蜜糖汁或者辣椒醬灌進青春之心裏面去。而且牠還有一種特點，就是能夠令人沉醉。誰都醉過酒的，那種昏昏迷迷的神態真是可愛的呀！牠的能力就能夠令你記憶起一切，同時又令你忘記一切；令你對一切都感到奮興，同時令你對一切都無心去做。牠就使用着牠的魔力把人們這樣顛倒着的。這不是很藝術的麼？在複雜矛盾裏面替人們另外開闢一個天地。你的生活枯燥麼？我就敢介紹這一條路給你。”他的眼睛微微有點發熱了，但他的態度依然是很

鎮靜的。他用極尖銳的聲音同極精警的句語做成子彈向那小鳥兒放了一鎗，於是又不出聲在看着她。

她的臉紅起來了，顯然是不知在那里受了傷。因為心在抖顫得太厲害了，手足都現出慌忙失措的樣子。

是這個樣子的：她在天斗的面前可以用她的巧妙的舌頭去令他折服，但是在周文的面前，她就變了一個麻雀在一個相思鳥的面前一樣，不能歌唱了，因為她沒有周文那樣會唱。

她想起兩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周文是市黨部青年部的秘書，他負了調解L女校的驅逐校長的風潮的責任到L女校演講，他的第一段講詞就博得了多數同學的同情。那時所有的青年都是醉心於革命事業的，青年女子尤其是傾倒在革命青年的威儀之下的了。後來她終於得到周文的介紹，在市黨部的宣傳部開始了她的政治活動的生涯。周

文那時對她的感情可說是最好的，她也受着周文的指揮，加入了他們的團體，直到差不多一年以前，她才認識了天斗。她的思想那時是跟着周文走的，她不止感謝他，敬佩他，而且真有一點愛他。不過這種種只在行爲上略略表現過罷了，嘴裏是沒有說出來的。那時她癡心地想，周文也許拿她做愛情的唯一的目標了。他們認識了半年以後，周文就調到上海去，他臨走的時候又似乎對她表示過很惋惜的樣子。他說過：

“蜜絲缸呵，我認識你是一個有計劃的青年，更是我們的一生的同志，但是現在我要去了呵。我的責任很大呢！我願你把我們中間的感情保留着，到我們相見的時候。”

她那時幾乎淚下了，她幾乎不讓他離開。但是他們重見的時候，他們的舊情都消滅無餘了。她依然很敬重他，和他很投契。那時他們都經過了一次大大的失敗，他們都歸入白茫的指揮範圍裏。同時

她的感情的領域又被那勇敢沉着的韓天斗侵入了。

他們都埋頭工作着，沒有一點間暇的機會，讓他們談到愛情這件事。——直到完全沒有工作，空廢了半年的光陰的現在。

她曉得，她完全曉得周文是在悲傷同憤惱。她想掩住他的口，叫他不要這樣說。他的譏諷的口吻令她實在難過，但是她沒有法子安慰他和她自己。

雨沒有下出來，他們是白忙了。

吃了晚飯，周文拉了信甫去中山公園散步，佩英同天斗在一起走着。夜間的天空很清朗，圓圓的月亮懸掛在頹廢了的廣州的頭上，微颺很溫柔地吹着。

佩英同天斗由德宣路走出吉祥路，經過襄衛路，終於到了人烟稠密，燈火耀煌的永漢路了。

“天斗，到底你會不會覺得危險呢？我們這樣毫無戒備地走着，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的。”

“我和信甫都不怕，因為不ll 諜捕隊不認識我們，就是一般人能認識我們的也不上十個，而且都是同志。你和周文就不同了，你們在廣州工作的期間太久了呢。”

“但是我們不是潛伏過半年了麼？夜間出來走呢，不會碰見熟人的。”

“還是不出來的穩當一點。”

他這樣說的時候，她正在望着他那穿了淺灰色的舊西服的身軀，那雄偉的，強壯的。心中却在想着一件很痛苦的事。

天斗同周文兩個，對於她自然都是熟悉的朋友，只要一閉上眼睛，便立刻可以把他兩個的印象留在眼底。他們的一舉一動，甚至他們的各種表情，都強固地留下了影像在她的腦中。現在，她似乎不以此為滿足了，她對他們將要更細微地留心，似乎要從他們中間搜索出一些甚麼東西似的。這樣，她感到濃郁的趣味。這是她的生命中的一些新

的快感，

天斗似乎察覺了她這種奇異的行爲了，他問着：

“佩英，你在想甚麼呢？”

她料不到她的隱藏的心情會被人察覺的，臉上紅了一紅，低下頭來，說着：“我沒有想甚麼呢！”

她的態度太離奇了，似乎故意留點時候給他猜想着。她平時是那麼大方，坦白的，今天晚上却變了一個嬌羞多媚的小家碧玉一樣。天斗這時也有點縹渺的思想呢。他想到一句很有意思的問話了，不過他自己也有點羞澀，不能夠率直地直說出來。他想定了要等走到比較黑暗些的地方才吐露出來。可是黑暗的地方到了，而且過了，他的話還不能夠說出。那時他又有一種想頭了，他以為應該在光亮的地方說，因為在黑暗中會遺漏了她的表情的。可是光亮的地方到了，而且過了，他們中間依然完全靜默着。佩英心裏也想着，他一定會說出

一些和平時不同的話了，這次。但她却不十分願意他真說出來，因為她雖然喜歡聽聽，同時又怕不曉得到那里去找一句適宜的答話。

依了天斗的提議，她和他並着肩坐在永漢路的一家小電影院裏面了。這間電影院真是又小又窄，坐位不好，鏡頭又震動而且模糊，據周文說，比上海的虹口大戲院或武昌大戲院還要壞的。場內充滿着煙味同人體的汗臭味。他們在最後一列裏找到兩個空位了。這兩個空位沒有人坐的原因是前面有一根方柱子，擋住了半邊銀幕。

他們的心情比那拙劣的電影不知要緊張過幾百倍，銀幕上放映的是甚麼，完全不會被他們注意過的。

“佩英，如果青春真像一朵花的時候，你那朵花今天開得份外艷麗了！”天斗的喉音本來是粗而且大的，他現在要把牠縮到最小的限度，竟變了沙沙的不大清楚。——但是，在格外留心着的佩英，

她當然聽得像靜夜的鐘聲一樣的清楚明晰的。

她却故意問着：“你說甚麼呀？”

其實從一位英勇的戰士的口中說出一句這麼溫柔的話，誰不想多聽一遍的呢？

“我說，佩英呀，”他也故意停頓了一下，從最暗澹的光線底下望着她，那時她的臉也正對着他。“如果青春真是一朵花的時候，你那朵花今天開得份外艷麗了！”

“哦哦！這是甚麼……”

“我相信你不會驚訝我的話，”他攔斷她的話說。“我覺得你今天是特別美麗的呢！你也許不會注意你自己的態度是多麼驚人的。”

這時那位滿懷憤惱的周文的臉貌在她眼前閃了一下，她想到他今晚一定是無言地和信甫坐在一張長椅上面，他的臉一定是最陰鬱的，他的頭要垂到胸間，他的心在痛苦之水裏煎熬着。惹起了下午他那番帶刺的譏諷，她更非常不安。

“我的唐突的話使你不安麼？那麼請你恕我。”天斗差不多要用哀求的語氣了，但一方面他又要逼着她答話。

“不安麼？沒有的事。我很感激你！”她的答話帶着勉強艱澀的喉音，而且是震顫的。——自然，她除了這句話之外，不能說甚麼別的。但她立刻感到這句話不能代表她的全部的意思了。“我感激你，”她這樣說着不是顯然接受了他的意思麼？但她的本意並非這樣，她只是沒有能力拒絕他的好意。她曉得這句話將引起更大的誤會，可是她沒有法子更正了。話已經說了出來，怎樣收得回去呢？她憎恨自己這種毫無準備的愚昧。同時，痛悔着自己欺騙了他，或者，也欺騙了周文。

“我要請你恕我，恕我沒有能力。我曉得你的心情近來是沉悶極了。但是我有甚麼法子呢？所以我見了你痛苦，我的心更覺痛苦。這無疑都是我沒有能幹的原故，我實在對不住許多同志了。像志乾

竟那麼決絕地走了，無異是暴露了我的拙劣。但是，我對你却是更誠心的呢！我曉得我的空言將完全失敗，呵，我有甚麼方法能夠安慰你呢？而且我自己也要乾枯到死了，沒有甚麼可以滋潤我的心情的。不過我總在想法子，令你免除煩惱。我們都是青年人，青春的消失在我們是很痛心的呵！”

這自然是周文的話完全對了，天斗正在這樣傾倒在她的腳底下。她立刻明白了這裏面的種種糾紛。她現在似乎沒有權力了，甚至對於她自身的靈魂，也失却了主宰。她不能夠在周文面前證明，他完全不愛天斗。但同時也不能夠在天斗面前說，她完全愛他。這種衝突是已經接觸的了，她沒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兩邊的武器都預備好了，只等她一句話，便要開始戰鬥。她能停止這種鬥爭麼？還是能幫助任何一邊？還是能夠站在一旁看着他們打。——這許多她都立刻明白了，她曉得她始終要有一個決定，在這個決定裏面一定有一個親愛的同

志要犧牲的！

“唉，這是一種罪過呵！”她自己心裏頭這樣說。

“佩英，我曉得我是令你不安了。但是我能夠向天發誓，我的心是火裏的鐵餅一般紅熱的！我無疑是拙劣而且粗暴，但是我還相信我能令你快樂。我的一切你是通通瞭解的呵！”

“是的，我瞭解你，你是個坦白的人，你是勇健的革命者。”她竭力把所有的感情都壓住了，淡淡地答他一句。

這時他的腳無意中碰了她一下，她的心脫落地跳了一跳，連忙把兩個大腿並得緊緊地，似乎恐怕天斗將有甚麼意外的動作。

“你也是一個熱烈的革命者呀！我們的理想本來是會合在一起的，佩英！”他說着，他的一隻手伸到佩英那邊，把佩英的手緊緊地握住了。她的心急得發起抖來，她沒有勇氣把手縮回去，任他熱烈地

握着。

“你不會以為我過分吧？”他在這個生死關頭，也很厲害地抖顫起來了。“革命經過了這個大沉悶時期，是一定要爆發起來的了。我們不可以手牽着手兒去衝鋒麼？佩英，你可否讓我的靈魂放在你的心裏頭哩？雖然我們的本份是應該到陰沉的妖霧中間去死，但是我們的結合是使我們的死變成更有意義的呀！更有意義的，一點也不錯，你也想過來麼？你說對不對呢？”

“你以為愛情的發展是不會阻礙你的革命事業的麼？但是我却有不同的觀察，我以為現在說這些事，還是太早了呵！”她終於決定了，這樣說了出來，自然，她除了這樣說還有甚麼法子呢？她真受不起這種壓逼了。“你是一個革命的青年，我對你的希望比你對我的希望還要大。我不能夠以我的愛情累了你的事業！你明白麼？但在我的心裏，無論如何是有你的位置的。我現在能說點甚麼話來

勉勵你呢？對於一切，你是比我明白的。爲了愛而犧牲一切的例子，在以前的人類裏不難找呀，天斗。我可以讓你明白我的心事了麼？我願你面前只有一條路，要你奮勇向前，我不願你回顧或者躊躇！斗哥，這個答案讓我暫時把牠保留了吧。我只用我的至誠的心，在祝你成功！我們的青春還沒有過了呢！”

自然，她的話是這麼靈巧的，而且正大的，在天斗這樣好強的同時是老實的腦中，能够想得出甚麼方法來對付她呢？

散場後，她頭昏昏地走出來。天斗的右胸和她的背後緊靠着，他們無言地慢慢地走。他們的皮鞋在腳底下閣閣地叫着，天斗也有點陷在沉悶之中的神氣了。

“天斗，你現在很不高興麼？”這可怕的女郎又挑戰了。

“沒有的事！剛才你說的話很蠢呀！”

“我想你不會誤會那是失望的答覆。”

“失望？那怎會呢？你給了我一個更大的希望呀！”

三天之後，上海的總部又有命令來了，這個命令帶了五百塊錢來，二百塊是交給天斗做去T縣的旅費的，其餘每人一百塊，做其他三個人分居的三個月生活費。因為據同志的密報，東新巷這個機關開始受人家的注意了。

11
12
13

自從在東新巷把那些函件和記錄完全燒燬了之後，賸在廣州的那三個人就分了居。信甫和周文住了客棧，佩英一個人在祝壽巷租了一個神樓底。她的房東是一個四十多歲年紀，圓眼多鬚的旗人。他有一個小脚的多病的妻，一個十八九歲，賊眉鼠眼的兒子和一個五六歲的女兒。他姓紀，人家都叫他做紀大爺。他和他的兒子賣馬蹄糕度日。他的性情和他的面貌大不相同的，當那天她來看房子的時候，剛輕輕地敲了兩下矮門，“誰呀？”裏面同大聲吆喝一樣地問着，同時矮門裏面又遞了一把鬍子出來，她幾乎給這個猙獰的像貌嚇跑了。誰

知她把那三塊批頭和六塊月租交了給他以後，才發現了這老頭子是一個非常和氣的好人。他幫着她把房裏的方磚地洗乾淨了，又替她把那些掉椅牀鋪擺好了，又告訴佩英，說如果想買東西，泡開水，只管叫他們的小英去好了。她誤會了他的意思了，拿出兩塊錢來送給他，他笑着推了，說住在一起就是自己人一樣的。

幾天以後，不止紀大娘歡喜她，就連那小英也和她很要好了。那孩子非常高興自己跟一位這麼漂亮的姑娘同名字，當佩英叫一聲小英的時候，她一定要喊一聲英姐。小英的媽媽是個愚直的婦人，她的熱腸也跟她丈夫一樣，把佩英當自己人看待。有時佩英說點故事，笑話，或者新聞去娛樂她們，有時又教小英認字。

但是也有一點令佩英難堪的，便是當紀大爺的公子阿秋用一付最醜惡的模樣望着她的時候。他不論在甚麼地方，甚麼時候，總用一付奇異的服

光望着她的臉，像一個催眠術者一樣。

小英的媽媽有一次問她是甚麼人，出嫁沒有。她發笑起來了。她說她的丈夫在上海做生意，她自己承認是一個二房妾，還像煞有介事地說她怎樣跟她的大婆不對，怎樣吵鬧，後來她的丈夫就把大婆帶到上海去。——她們都聽得出神，都相信她是一個正走運的姨太太。有一次，佩英把這個故事告訴周文，笑得他眼淚都滾出來。紀大娘甚麼都愛問問的，她未必會信不過人，她只愛多嘴。因此佩英又編排了周文是她丈夫的哥哥，信甫是她的表叔，和她的父母在新會住着的許多假話。

但是她還要問的，並且問的很率直，很不好聽：

“你的大伯子住得離這里很近的吧，他常常來哩！”

“住得不算近，不過我的男人是托他照顧我的，有許多時候他的錢也交給他帶來給我。”

他們都接得了嚴重的警告，叫他們日裏不要出街，並且住的距離要遠一點。因此信甫住在東門那邊，佩英住在西門，周文却住在惠愛中路D街的一間小旅館裏面。日間被軟禁了，夜間當然要儘量走動一下。所以周文是每天晚上都到佩英這裏談天的，起初是八九點鐘就走了，後來至少要談到十一點鐘。

“這樣就要引起人家的疑心了，你要仔細些才好。”她說，那次她覺得真有點不妥當了。

“好，那麼，我隔一個禮拜再來吧！”

但是剛剛隔了兩天，他又來了。他說這種忍耐太痛苦了，他不能再用這種自殺的慢性方法，說爽爽快地鎗斃了要比這樣好得多。她也沒有法子。

自從她的生活經了這次大變換以後，在一方面會覺得比以前是清靜了一些，但在別一方面她又覺得沒有了以前那區特具的趣味。那怎麼不是呢？集合了幾個青年，遭遇是一樣的，理想是一樣

的，有大家一致的朋友，也有大家一致的仇敵。並且，差不多有一致的喜悅，又有一致的悲傷。——她想起來了，這種共同生活是多麼有趣的！那時，大家的感情是怎樣地和諧的呢？有時奮興了，有時又低沉了。有時悲壯地在抨擊一切，有時滑稽地在譏諷一切。他們自由地在說在笑——但是，這是過去的了，她自己想着奇怪，在當時對這種生活認為是沉悶的，無意義的，爲甚麼現在會覺得是很愉快很難得的呢？她把這個意思告訴了周文，又寫信告訴了T縣的天斗。她寫着：“現在連熱鬧中的沉悶也難得了，現在只得在寂靜中過孤獨的生活了！我望你能給我以往昔一樣的鼓舞與快感。”

過了三天，天斗的回信來了：

“佩英呀佩英呀！”他一開首這樣熱烈地叫着，她的心情又被衝動了，她被催逼着急於往下讀去：“唉，我離開你了，我不能不離開你了！對於我們的職務上一種很大的責任催逼着我，我有甚麼方法

呢？目下這種複雜凌亂的情形，恐怕在很遠的將來，我還不能和你見面呢！哦哦，佩英，你是知道我的，我對於我的職務，從沒有存過絲毫輕視和忽略的心思，但是現在我怨恨他們了，我不知道他們爲甚麼一定要這樣支配我，要我離開你。他們也許有心在玩弄我，在跟我爲難！但是，呵，佩英呀，我怎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呢？真連我自己都不明白了，這裏的工作雖是麻煩透頂了的，然而責任也不小。我是很該很樂意的呀！有時我也替我自己危險，我想草率地把這些工作弄完了事，再回廣州來見你。有時我還想放棄了一切，到你旁邊來呢！你要明白的呵，留下你一個人在廣州我是多麼不願意的！

”.....

“你的環境是清靜的，孤獨的麼？呵，我却是和你正處在相反的地位了。唉，你瞧我的四週是多麼喧嚷的呀！多麼煩擾的呀！我真連靜坐清思的機會都完全沒有了！我的腦筋每天至少要解開二十個

結子！在極靜的裏面過慣了，驟然把情形完全改變過來，我真有點應付不來的神氣。

“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了！你需要我給你以往昔一樣的鼓舞與快感麼？我真慚愧，我想，恐怕應該是我對你要發出這種要求呢！呵，環境的變遷真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你是變得太靜了而我却是變得太動了，也許我們都有點不慣的。

“但是，我每每想起你對我說的話，心裏就感愧交集了。在我心頭燃燒着的愛情之火，時常會擾亂我的工作。你的話更得到最有力的證明了，這件事真會分了革命的專心的。噫，我們不是把生命交了給黨麼？我們不是把全力量交了給我們的兄弟姐妹們麼？這裏是沒有甚麼東西留下給我們自私自利的，甚至連愛情的心。我不是在咀咒愛情，但我肯定愛情是自私的，是有閑者才去尋找來麻醉，來求快樂的東西！——哦哦，小紅妹呀！我的嘴這樣說的時候我的心不能忘記你呢！哦哦，怕是永遠

不能的吧！

“現在我是完全依了你的話，我只有向前了！雖然四面八方圍住我的都是面目猙獰，存心不善的妖魔，但是我只有向前了！毫不回顧，毫不躊躇。

“小紅，我的親愛的，我現在只有希望，在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們才談得到那私人的幸福。否則，如果我的身軀中途毀滅了時，那只好讓我的不死的心在長念你吧！紅妹，你肯讓我說一句最忠耿的話麼？我想請你等待一下。自然，那是請你等待我，等待我戰勝歸來！……”

這封信所帶來給佩英的是一些渺茫的零碎的快感。這些快感雖然不同以前她享受過的那些，但在現在的生活情形之下她也很需要。她馬上回他一封信，裏面寫滿同情和安慰的話。她竭力使那封信用最平淡的口吻，告訴他不要讓感情太盛了，不要叫旁的甚麼東西損壞了他的理智，不要忘了她的囑咐，堅持着那合理的信心和一切奮鬥；最後，

她寫着：“我想我們一定會有談到這些事情的日子！”自然，這樣一封信會令他不十分滿意的，她原曉得他在等待她的詳明肯定的答覆，但她只能夠含糊地回答他。連他叫她等待的話她都輕輕抹去，沒有重提一下。

但在日記裏面她却很盡情地寫着：

“唉，我能夠對他說些甚麼話呢？他是這樣地在摯愛着我，我要怎樣說法才能夠得到他的滿意的答覆呢？他在很勞苦地工作着，爲和我們一樣的理想努力着，我對他說不出嘴，我是怎樣在敬佩他的！……唉，我近日真不止多孤疑，多猶豫了，我更可發現我自己連一句真心的話都不敢說，連一件痛快的事都不會做！呵，這是甚麼原故呢？莫非我此後就永遠陷在紛亂錯雜之中？莫非我的神經永遠要呈現這種杌隉不安的狀態？我對天斗，我對周文，唉，我對任何人，都在用我的騙術了呵！”

自然，她沒有想欺騙天斗，也不會立意要欺騙

周文。但是從她觀察周文的態度的結果，她明白了周文的立意了。他簡直把她當做了自己的物件，他珍愛着她，他保護着她。在這種含有深意的珍愛同保護之下，她自然沒有拒絕他的好意的能力，雖然同時她也有點不甘心，或者還會惱恨他太自私了。每一次周文用使人心痛的笑話譏諷着她，她就會感到裏面有一種刺探的意味。在那時，她又會在幻想着將來的悲劇的尾韻。

最初，在他兩個都不會表示意思之前，她對他們還很明白地具有一種自主的選擇作用。現在是甚麼都沒有了，她的全力量都用在左右應付那方面，她不能指出那個的優點多過別一個，也不能統計得出那個的劣點是較多，她只覺得他們兩個是一樣的可感，一樣的可愛。她本不應欺騙任何一個，但是結果她實在欺騙了兩個。

天氣是一天天地增加着熱度，每個在這種低而且矮的瓦背低下過活的人們都被熱氣悶得懨懨

欲絕了。紀大爺仍然赤着膊躬着腰同阿秋上街叫賣他們自己做成的淡黃色的馬蹄糕。紀大娘帶小英就坐在對面那所大房屋的門口乘涼，一面和隔壁的范奶奶談閒天。差不多每隔半點鐘她就要喊小英一次，那時大概小英又跑到很遠的地方去玩了。佩英在這時只有睡覺。但是也難得酣適的熟睡。每一個短睡之後，前胸和後背都叫汗珠浸透了。在這不安的夢中她往往還要發出斷續的痛苦呻吟。

那天下午五點鐘以後，熱氣稍為退了一些。佩英起身漱嘴的時候，紀大爺同阿秋已經把馬蹄糕賣完，挑着空担子回來；紀大娘也在廚房忙着張羅晚飯了。

晚飯後，下起雨來，起初是牛毛般的雨點，半點鐘後就下出非常急而且密的雨箭來。水花粗暴地在屋頂跳舞，大空中閃着青色的電光照射這濕淋淋的世界。涼氣四圍充溢着解放了一般窮苦的

人們的昏悶。佩英在晚飯的時候，只用開水泡着吃了一碗，她的焦苦的舌頭不讓她分辨所吃的東西的味道。現在，她的心頭覺得清涼了，同時又肚餓起來。她回想着在東新巷住的時候，這時可以叫周文去德宣樓買點炒麵了。

在嘩啦嘩啦的雨聲中，忽然顯出很急速的敲門聲來。由這種沉重的而且很密的聲音聽來，真像那個來人是帶着緊急的消息一樣。她一隻手舉着洋油燈，踏着木屐從房間跑出來。

“那個呀？”爲了要蓋過那嘈雜的雨的音樂，她大聲嚷着。

“……”奇怪的，沒有回答。但是她的問話自然不會聽不見的。她把燈放在棹上，也沒有再問。

“亮亮，亮亮，空空！”門又被敲起來了。

“是那一個呢？”

“亮亮，亮亮 空空！”又沒有答她。

“哼，這個鬻子！”她嘴裏說着，右手把洋油燈

舉起，左手在開着門。

大概外面的矮門是本來開着的，她剛把大門拉開，一陣帶着濕潮的冷風擠了進來。她的燈滅了，同時有一個人把她緊緊地抱着，在她的臉上吻着。剛才在燈光一閃的當兒，她似乎瞥見那是一個穿了雨衣的男子，面貌却看不真。他吻她的時候，她感到那兩片嘴唇是冰冷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周文，快放開手呀！”她輕輕地嚷着。

手是放開了，但是依然沒有答話。她摸索着把門關好，舉着那熄滅了的燈走回房裏。外裏那個男子看見神樓底有燈光射出來了，又聽見佩英的聲音說：

“怎麼今天鬼鬼祟祟的？周文，不要這樣粗魯對待一個女同志呀！你明白我不是跟你一樣的，我不是一個唯‘物’論者呢！你沒有得我的允許就敢這樣麼？來，你自己認定一個處罰吧。”

那男子也沒有出聲，跟着燈光走進房裏。佩英穿着一件短袖的薄內衣，是用一種紅色同青蓮色間條的軟綢製成的，薄到隱約看得見肉。下面穿着一條白竹紗的長褲，長僅過膝。那兩枝粗藕瓜一樣的腿正在展開牠們那雪白的曲線。她的背向着外面，像在做出不理那來者的神氣。

他用最敏捷的舉動脫下了雨衣，搓了搓他那濕潮的手。悄悄地走到佩英的背後，他的兩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面，略一用力，就把她的身擋轉過來。

“哦哦！哦哦！”一個最大的驚駭把她的嘴塞住了，她只能這樣叫着。在她的神經將要昏迷的時候，她的臉紅得比醉了酒還好看過！她努力把那對小眼睛睜到最大的限度，吸取在她對面那個黑膚斜額的面貌。

約莫經過了十分鐘，她混身發軟地投到那男子的懷裏了，他把她緊緊地抱住。

“天斗呀，我真估不到會是你的呢！你要把我

嚇死了。”她還帶有點氣喘地說着。

“自然啦，你怎會想得着是我的呢？”他撫摸着她的頭髮，像撫摸一個珍愛的懷中的小兔一樣。

“你的行動太詭秘了，這是怎樣的一回事呢？你應該先寫信通知我一聲。”

“寫信，來不及了吧？我想，就是打電報也許要來不及的，我到廣州不過兩個鐘頭罷了。”

“怎麼你穿上這樣的衣服了？活像一個輪船裏的火夫！你不在扮演一齣甚麼戲劇麼？”她說着站了起身，倒一杯開水遞給他。

“呵，你還沒有看見我剛才的臉哩，可惜那雨水給我洗掉了！你瞧我的鞋，”他把腳舉起來，讓她看着。“這樣一對破布鞋看來雖然不希罕，可是找起來也不容易的呢！”

他現在真是扮得非常奇怪的，髒髒的長髮散亂地披在頭上，頸子上面滿塗了泥漿，穿了一身髒得非常的破藍布衣褲，一對黑襪子，腳底下踏着一

對敷滿黑泥的破布鞋。可是在微弱的燈光之下，他那個高鼻子上面的那對眼睛，依然是非常美麗的，雖然帶了失眠後的疲倦。

“爲甚麼我問你許多聲。你都不答覆我呢？”她有聲無氣地問着他。她那受了驟然的驚嚇的心依然在托托地跳。

“你一定料不到是我，那不是更令你害怕麼？也許我一出聲了，你反會不敢開門的！”他說這幾句話，本沒有甚麼別的用意，但是她想起剛才把他誤認做周文的話，她的臉又熱起來。

於是她又想出別的話來了：“天斗，你怎麼會帶了雨衣來呢？你離開T縣時就曉得廣州要下雨的麼？”

“不是的，這是我剛才買的，你瞧，那不是新的麼？當我跳下了火車，才曉得天下出雨來了。我又怕這個樣子來找你會於你有許多不方便，所以買了牠來遮掩遮掩。”

“你此後打算怎樣呢？究竟離開那里是爲了甚麼原故？”

“我麼？到那里去現在還說不定，不過廣州我是住不得的了！至於我甚麼事離開T縣，你去問信甫好了，我寫了一封長信通知他的。”

那麼，你先說一個大概不可以麼？”

“我前回接到你的信的時候，不是沒有覆信麼？我不敢覆信呢，那時已經有人在暗中監視我們了。那里跟我一起工作的有五六個同志，大概都是得罪了中央的委員們的，他們很開明地告訴我，中央無異把他們送到死地。果然，我們這里催款子接濟的信足足發了五六封，中央一個錢都不寄來。而且不曉得甚麼原故，我們的住址通通被人家曉得了。我幸虧不在家……現在，我就到了廣州了！”

“哦哦！有這樣的事情麼？但是你不曾得罪過中央呀？他們爲甚麼要用這種借刀殺人的手段？”

“事情也許很複雜的，我猜想也許有人報告中

央說了我的壞話吧？我不甘心的就是我那多年努力工作的成績，都給他們毀壞了，毀壞到一點也沒有了，也許此後我以前的同志會變了我的仇敵呢。不過，佩英，這層你也不必去想了，你不會明白的，就使你想去追究也一點沒有用處。小紅，讓我們談談目前的事吧！你願意不願意呢？”雖然他胸中隱伏着憤恨，但他說的話是要竭力把他的心情藏匿起來的。他的態度不是雍容的，但也不是倉皇。在他的臉上只佈滿決絕的神氣。

她沒有立刻答他，低下頭在想着。自然，她不是在想願意不願意談目前的事的，她只想他將會說出些甚麼話而自己將要怎樣答他。

“我所以要冒險回廣州的原故，就是想覓你一面呢！我想我們中間有些事情是應該要我們兩個親手來決定的，對不對呢？目前是甚麼都沒有了，我的腦子裏只剩了一個你了！請你把你的意思盡量地告訴我，可以不可以呢？”

“你現在不是很忙逼的麼？怎麼你還顧慮到這件事情來呢？我恐這將要累了你，你的生命是可寶貴的呀！”

“寶貴麼？但是牠現在對於我，是覺得不大可惜的了！呵——也許我說錯了，我不應當這個樣子！至少爲了你，我的生命是有保存的必要的！不過，事實上是使我太憤恨了！我有時對於這些事，是一點都不能自制的。”

“你打算在廣州再逗留多少時候呢？”

“我預備明天一早先到香港，到香港後再看吧。我們的最後的會面，也許只賸了今晚這幾個鐘頭了。來吧，讓我們談談目前的事情。佩英，這一切你都明白了麼？”

她點點頭。一股酸酸的熱情在堵住她的喉嚨，催她的眼淚。

“那是最好的了，小紅，你可以應允我麼？這一切你都明白了的，我實在努力過來，我完全依了你

的話向前進。但結果這樣是不關我的事的，我只能望着前面奮鬥，佩英，連回顧都不想，我怎麼得有人在後面暗算我呢？我相信這種錯誤是會得到你的原諒的。因為那是一種不可抗力的原故。小紅，你可以應允我麼？”

“你不必這樣匆忙呀！這樣大雨的黑夜，你到那里去度過呢？你慢慢坐下，我們可以慢慢地談，橫豎你是要天光才能够走的。”

他依了她的話，坐下了，并且吸着煙。佩英呆呆地望着他，覺得真有許多話說不出來。他的眼睛也睜得很大，在望着那一縷縷上升的白煙。這時外面的雨勢又大起來了。

他的行踪實在太離奇了，這樣怱怱地來了，明早又怱怱地去。差不多和空中的浮塵一樣。在青年人的心中需要的是和平的美滿的幸福，然而他們連這種夢都沒有做過。常存在他們的幻想之中只有一些殘酷的痛快的行爲罷了。但天斗在這樣沒

有安寧的保障的狼狽異常的當兒，竟會這樣從容地向她要求一個愛情的允諾，這又是她所料不到的了！

“喂，天斗，你對於這種種的危險都防備好了麼？縱然你自己不怕，但是讓你自己的身體做他們領獎賞的物件，那是很不值的呢！”

“唔，對的。但是你的允諾是我的心的保障呀！如果心靈有了保障那麼身體是不會危險的，無論如何，我相信是這樣。”

“呵，天斗，你曉得的呀！我是不會不應允你的！”

最後，她畢竟說出這句話來了！這是他所最希望的，狂了一樣地希望着的，他終於獲得了！當他的脣同佩英的臉頰接觸的時候，他的眼前幻出了一個光明的世界。

雨下了整夜，他們也談了整夜。天亮了，雨還沒有停止。天斗披上了雨衣，在她臉上接了個再見

的吻，便悠悠去了。她望着天斗的影子在迷蒙如白霧的水花中消失掉，才回到房中，昏昏地倒在牀上，她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那天她睡到午後一點多鐘才起身，叫小英買了碗麵回來懶懶地吃着。天是晴了，炎熱的太陽從窗子射進來，一切都沒有甚麼變動，但她彷彿失掉了一顆心。紀大娘似乎曉得昨晚的事情了，不過她不好意思問出來，只用一對猜疑的眼睛不住地望着她。

這種沒有着落的思念真是十分苦人的。她照常一樣地每天午後躺在牀上，但是她再也睡不着了。她想着天斗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她默祝着他的安全，她想得出天斗一定也跟她一樣地在苦念着她。這一種特異的愛情自然也有一種特異的趣味，她浸在這裏面，她的一切都失了常態。

在天斗去了第七天那個晚上，周文照例在七點鐘以後便來了。

‘呵，蜜絲洪，你自己覺不覺得這幾天來你的精神有點變態呢？你不會是生了病吧？’

‘哦哦，你覺得這樣麼？我自己倒不見得怎樣。’

‘也許你又受了甚麼刺激吧？’

‘刺激是完全沒有的，我每天的生活都平淡得很。從那裏跑出來的刺激？不過我現在似乎很需要一點刺激呢！這樣日裏不能出街，晚上又不好走動。終歸不是長久的辦法呀！’

‘我不是叫過一百次麼？叫你去逛公園，你說不妥當，叫你去看電影，你却怕碰着人。自然頂安全的是不出街，不過光曉得出街也不是好辦法，你自己也明白了。’

‘我雖然覺得沉悶，但未必就是病吧？’

‘不過你的精神不像健全的了。’

‘呵，也許你又想開玩笑了。你又該說這是我需要愛情的時候了吧？大概在你的眼睛裏面，甚麼

病都可以歸納在愛情上面的。”

“呵，提起愛情來，我又想告訴你一件事情了。你也許還不曉得，有一個很崇拜你的男子——呵，我想我是不應該說出來的吧，這或者會令你不快樂，我報告的不是好消息呢！”

“如果於你是有利的。你自然要說的呀！”佩英縱聲笑出來了，她已經知道周文要報告的是甚麼東西了。

“不要笑呀，恐怕你的淚點要在笑臉上淌下來。”

“呵，你也太看小我了，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沒有那個人能令我流淚的。我到現在還不會為那個人流過淚。”

“讓我把你的淚引出來吧。我告訴你，你不要不相信呀！T縣的天斗同志失蹤了。你對於這個消息覺得詫異麼？”

“失蹤了有甚麼奇怪？”她只淡淡地反問着。

“呵，甚麼奇怪不奇怪！”他大聲嚷起來了。“你不覺得這是一個損失麼？對於你，或者對於我們？”

“他如果真的失蹤了，你曉不曉得他失到甚麼地方去呢？”她像毫不着急地問着。

周文一方面驚訝着她爲甚麼這樣不動情，一方面却暗自在歡喜她對天斗只有這漠不相關的樣子。

“可惜呵，我恐怕這次要損失一個勇敢的同志了！他一點消息都沒得給我們，他的底細我們怎會曉得呢？不過據我知的是有幾個人被捕了，獨有他的消息不能明白。也許是被捕了，不過不宣佈吧？不過他已經在危險之中，那是無疑的了。但願他逃了出來，沒有把性命犧牲了！”剛才他恐怕把這些話說了出來的時候，佩英會很悲傷，所以他就笑着說。但是他現在看見她比他自己初聽見時還鎮定過，所以他又做出帶着愁慘的樣子說了。

“你到底和他是一個多年的同志，這件事你當

然很悲傷了！我也覺得可惜，他這次總是太不小心了。你報告過中央沒有呢？”

“報告自然是我的責任，不過我想再究查一下才作詳細的報告。我現在正留心着各方面的報紙同蒐集着那些凌亂的通信呢！”

“但是遲了幾天，總部的援救辦法豈不是要跟住遲了，不會悞事吧？”她用全然不曉得這件事的口吻問着。在周文的肚子裏只覺得好笑。

“中央如果不接到詳細的報告，是不能定出救援的辦法來的呢！”他用半安慰她半自為解答的神氣說着。

“唔，不錯。如果他真能够免掉危險，他應該首先感謝你！”

“感謝我？我很不需要他的感謝的，我只望他將來，呵，不要再將你看作他的專利品就可以了！唉，我真不能形容，我們這位勇敢的英雄是怎樣自私的！”

“哦哦，你看他對我是這個樣子的麼？我自己倒不大覺得。我依然以為他是最爽直最熱腸最勇敢的，像我以前觀察他的一樣。不會有甚麼變動的呀，雖然這個無情的時代在催人往壞的路走，但在天斗的靈魂裏我們可以看得出那罪惡的魔鬼是束手無策了。周文，也許你很不同情我的話吧！”

“不，我不能不同情你，在無論那一方面。”他像很不自然地說着。“但是你也免不了有時會有一點小錯誤哩！像這個，呵，蜜絲洪，你自己大概不會肯甘心去受他的愚弄吧？”

“沒有這件事呢，他並沒有愚弄過我。”

周文快快地去了。連晚安也不記得跟她說一聲。第二天，他來得比較晚一點。不悅的顏色鋪滿他的臉上，他不多說話，似乎專在等候她的發問。但她却靜默着。結果，他又快快地去了。

第三天，天還不曾黑他便來了。面上雖然還蒙着快快的顏色，但比較前兩天似乎活潑一點。一顆

顆汗珠像水晶一樣反映着他心中是充滿希望。臉上的呆滯的表情完全被新的心思趕跑了。

她擦着洋火預備點燈，他止住她。他說在朦朧黑暗中談話比較好一點，而且點起燈來更令人感到昏熱。

他坐在牀邊，背脊斜靠着牆壁。她坐在離他一尺遠的地方。

“老廖，你自己覺得不覺得呢？”她用親暱的語調說着。“你今天晚上似乎有點變態了！你的奇異的舉動真令我吃驚。這是甚麼原故呢？”

“真的麼？我是在自己後悔，我那天不該攻擊天斗。我原不曉得這是令你不歡的呢！”

“呵，他的非毀榮譽，跟我沒有直接關係的；不過對於他我是表同情的罷了。”

“對於我，呵；佩英，你恕我粗魯地問一句吧，你也表同情的麼？”

“那自然的，對於所有的同志都是這樣。”

“但是我要求的是超於同志以上的同情呵！佩英！”他顫顫地說出了。

佩英正在尋覓一個最適宜的答話的時候，她是在沉默着。一條有力的手臂突然圍住她的腰部，兩片軟軟的有點微汗的肉同時貼在她的唇上。她驚嚇得叫起來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爲甚麼呢？周文！”

“你要拒絕我麼？”在黑暗一盞微弱的聲音說着。

她沒有答他，依然用兩隻手去推開他的圍抱，但那條有力的手臂却死命撲着不肯放開。

“佩英，我想你不會誤會了我的意思吧！我很久很久以前便有要求你的愛情的撫慰的表示了。但是，呵，我爲甚麼要遲到今天呢？在東新巷的時候……”

“無論甚麼東西，你都應該放開手好好地說呀！”她一面說一面想站起來：但是她不能夠。“你

要曉得，我現在可沒有工夫跟你演劇的。這樣的舉動你以為是需要的麼？”

“聲音放輕點，佩英！”他一面強按着她坐下，一面乞憐似的說着。“大概你一定不會斥罵我的吧？我的心不是在一年，呵，也許兩年以前便交了給你保管的麼？我願你能夠回憶我們以前的感情，並且使牠們重生。”

她果然依他的話，憶起以前來了。但那不過像黑暗中的一個閃光，沒有令她細看的可能。她終於想到很好的回答了。

她說：“喂，慣會說笑話的老廖，算了吧！你真要扮演一個滑稽角色了麼？我以為那不會是很好玩的。我不說過麼？你要告訴我一點甚麼東西，你應該先放手。你想強姦一個有夫之婦麼？我的丈夫在上海哩，他看見你這個樣子他會吃掉你的。”

“你算我真是你丈夫的哥哥吧！為甚麼你還有閒暇提起那種笑話來呢？我現在真心要求你，要求

你給我一個甜蜜的接吻。”他有點發急了，他的唇又熱情地在她的頰邊嗅着，像一匹野狼碰着一個屍首一樣。

“不准這樣，弄得人怪肉麻的！聽見沒有？這次她手沒有推開他的嘴了，只用來遮住她自己的頰。她繼續說：“你現在真心要求我麼？我可以看出你在說謊。你何止沒有真心，你簡直沒有心的呢！因為那是你自己說的，你的心已經交了給我保管的了。”

“那麼你現在要交還給我了嗎？”

“那可不能夠這樣草率，這樣容易的。你的執據呢？我們這里是憑據取物的呀！而且那個心是誰的，我自己也分不清楚的呢！哦哦，把你的執據拿來吧。”

周文再不能出聲了。懊悔同悲哀攜着手圍繞着他的四週在跳舞，在黑暗中他可以聽見失望的魔鬼對着他冷笑。他酸楚極了，他痛恨着這位輕視

別人的愛情的佩英姑娘。

一枝香煙突然塞在他脣縫裏之後，跟着簾的一聲：火光在他面前亮了。

他們在燈下無言地對坐着吸了半枝香煙。周文的心裏是由憤恨而羞愧，由羞愧而更憤恨了。他的自誇的聰明的靈魂只慣在人們面前驕傲，從沒有在過人們面前低頭。這次他不止把自己壓抑了，而且失敗了呢。他的自尊心幾乎令他掉出眼淚來。

“佩英，你太令我失望了呀！”過了一會，他紅着臉說。他的聲音可憐到差不多等於無聊的自慰。爲了一個令人魂迷的姑娘，他不惜撓折了他那如鋼鐵一樣的自尊心了。

“我沒有令你失望，只是你自己令你失望了！”她依然保持着諷侃中帶有嚴肅的微笑答他。

“也許我不能用很好的方法令你知道，我是怎樣在狂愛着你的！我是怎樣地戰慄着在等待你的允諾。我的感情完全給你的像酒漿一樣的美麗麻

醉了，我還能說出甚麼更宛轉的託呢？”他把身軀轉過來向着她那塊他想抱在懷裏的芬香而嬌嫩的軀肉，幾乎要下跪了。

“我不是一個基督教徒，我不想叫你把愛情獻給那有威權的上帝去諂媚他；但是我却想叫你把愛情獻給那些相貌醜陋，捱飢抵餓的窮姑娘，或者所有的不幸的人哩！因為她們或者他們是需要愛情的，而我們却不需要這個！”

又第二天的下午的時候，郵差冒着毒熱的太陽，揮着白豆般大的汗點，像帶着怒氣似的急敲着她的門。他把周文的信帶來了給佩英。

他很急逼地哀求她告訴他，她的真意思到底是怎樣的。如果她愛天斗的時候，他寧願不再見她的面了；如果她還愛他，就請她給他一個最確切的答覆。末了，他說他在黑暗中摸索太久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祝她幸福。

“周文：’她這樣答他。“我現在只能告訴你，我

沒有愛你或者天斗；也可以說，我也愛你也愛天斗。我不贊成那些自私自利的形式，不能說愛你便應該屬於你的，也不能說沒有愛你便要絕了你。如果你有耐性，請你等我看看再說，我現在不想同任何一個男人發生特別的關係。你是我的多年的同志，未必因這些滑稽的事情便損傷了彼此的好感吧！”

末了，她很小心地寫着：“你的親愛的朋友，小紅。”

果然她的信發出後的第二天下午，周文在七點多鐘便來了。她依然用她的天真的笑臉歡迎着這位穿着白斜布西服，裏面襯着大反領內衣，混身灑滿香水的俊俏少年。並且答應了同他去看電影，去吃大菜。

周文的臉上，依然是滑稽地笑着。他的嘴依然是百靈鳥一樣地唱出悅人的清歌。不過無意中有時會令佩英感到他在思疑她。在靜着的時候，他的

顏色常常是不大好。

佩英自然是把他的心的有期徒刑延長了，他被命令着還要等待，於是他甘心在等待着。

有時佩英還會用近於試探的口氣說：

“我最近讀了一篇小說，作者描寫一對青年男女，說他們未結婚前的愛情是怎樣濃厚的，但是結婚後就一樣樣都變了。女的甚至怨恨自己的觀察不確而要求離婚。周文，這樣事真是很普遍的呢！作者告訴我們，當他們沒有結婚以前，他們都當對方是一個神秘的東西，可是，後來這種神秘的追求是消失了，同時大家都覺得是一種艱難辛苦的責任。可是，唉，作者告訴我們，所有的青年都是沒有責任心的哩！周文，你以為他說得對不對？”

他搖着頭答她：“所有的文學家都是搗亂份子，他們專門喜歡在每個人的心裏面搗亂的。你也要上這個大當麼？”

“我不以為這是上當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會拿

自身去信服他的話。我不過認為這是一個問題罷了！”

“唔，這個問題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至少在我覺得是這樣。”

ΛΙ

自從那天絕早佩英眼巴巴地望着天斗去了之後，到現在已經半個月了。她從沒有接到過他的一封信，甚至一張小紙片，是帶着他的消息來的。她天天都很留心報紙，恐怕會有甚麼不幸的記載。但是廣州的報紙是材料乾枯到可恨的，她每次熱心搜尋的結果只是令她嘆氣，完全沒有一些踪影。

同時她很心急地想見信甫一面，但是信甫的來信只說風聲太緊，找不出見面的機會，叫她等着，於是她只好安心地等着了。不過她的心是時時會飛騰在半空中，或者到別的地方去的。在音信不通的阻隔中，她默祝他的平安。在夢裏，她有時夢

見和他在一列火車上碰面了，有時又夢見在一隻輪船上相會，有時更會夢見她自己親眼瞧着他給人家捆了去。——這都是使她在勉強安心中絕對不能安心的幻覺。

就是在和周文正談得興濃的時候，她也會馬上被這些痛苦的憶念縛束着，登時沉默起來，令周文不自然半天。

那天晚上，她作了一個很凶的夢。她夢見了一個斜額的少年，臉上着了幾塊血迹，在對着她垂淚。她正想走上前抱着他，但是他一轉身就跑了。這時四圍都佈滿可怕的黑霧，一剎那間就看不見了他，她再追前幾步，就給一塊石頭把腿絆倒了。她嚇得滿身的冷汗，呆呆地在牀中坐了起來。這時天才有點發光，大部份還在黑暗中。

洗過臉之後，她坐着一直等到天色大亮，日光晒上牆頭。她再不能忍耐了。打定決心要到信甫那裏。

她走到百勝旅館的時候，大概才七點鐘。她鼓着勇氣進了去，侍使們用驚疑的眼光望着她，打量着她；十分鐘後她被引進信甫的臥室裏了。

“甚麼事情呢？”

信甫只這樣簡單地說了一句，也沒有等候她的答話。便出去洗臉。洗臉後，他把衣服穿好，站在她面前說：

“我們出去吧。”

說着他先走了，她在後面跟着。他是這樣匆忙地，簡直沒有讓她說話的機會。他的領帶歪斜地在胸前飄着，頭髮不曾梳過，連帽子也忘了戴。他們在前後大約有三尺光景的距離中，齊邁步向東門口走着。

“這是甚麼原故呀！”她搶上幾步，和他並肩走着說。

“走後一點，遠遠地跟着我吧！危險呢！”

“危險”這兩個字似乎是她的胛蹠上的兩柄沉

重的鐵鎖，她的步伐果然慢了下來，直到距離信甫有兩丈遠的光景。

這個樣子走了大約三十分鐘，他們走過了中山大學的後門，走過了省黨部，走出了東門口，走到百子路上面了。沙子在他們腳下扎扎地響着，像一排兵士在上面踏過一樣。

再過了公醫院的門口，信甫的脚步慢慢地疏了，並且時時回頭望着她。她這次才趕了上去，和他並肩走着。

“你……你，你好危險呵！”信甫吃吃地說。

“到底是甚麼鬼東西作怪？”她喘着氣問。她的玫瑰紅般的臉上已經佈滿汗珠，衣服的背後也濕了一大片。

他掏出香煙盒子來，遞了一枝給她，一枝自己吸着。

“我住的那里昨天晚上受了他們的注意，並且檢查過呢！不……不過他，他，他們沒有得到甚麼。

所有重重，重要的文件都放在保險箱裏面去了。那是上海總部的命令。”

“哎喲，幸虧你有了防備！那個保險箱還是一七八四九三號的吧？總部的的方法真不錯，別人用來收藏珠寶的，我們却用來做信箱了！”

“但是你不聽總部的命令了，蜜絲洪！爲甚麼沒有我的同意，竟在這個時候跑來呢？你個人自然非常危險，就是我們整個團體也有危險呢！”他說到這裏更把聲音放低了，“你大概不曉得吧？總部加派了五十多個同志到這裏來呢，將來等白茫回來，我們也許有一次會議的。百勝裏面就住了七八個，後來我勸他們不要住在一塊兒，才……才有兩三個搬，搬走了呢！”

他說得很小聲，像是怕給旁人聽去了。同時又像是怕佩英聽不清楚，故此一個個字說着說得很慢。

其實在他們的前後左右的，只是些清潔而整

齊的洋房，或者醜陋而低矮的土屋；此外是油綠的田禾，蒼老的古榕，和嬌嫩的黃槐樹；間中也有些沒有花的桃樹罷了。農夫和他的家屬們都在田裏工作，決不會有心來偷聽他們的談話的。其餘那些活潑地在地上跳躍着想尋覓點食物的麻雀，更不會打擾他們了。

“此後的工作注意在甚麼地方呢？”佩英望着路旁一個澄澈而寧靜的水池，她的嘴喃喃地問着。

信甫只簡單地告訴她大概是區縣。他們走得更慢了，像很親密似地伴着走。令那些不知底細的樸素的鄉人，誤會他們是戀愛正濃的情侶。他們更做出是隨意散步的樣子，有時站着有時很舒適地在踱着他們的閒步。談話的問題也漸漸移到天斗的身上了。

“蜜絲洪，我，我看得出天斗，他在戀着一個女人呢！這在他真，真是一件出人意表的事情。我向來以爲一匹只知鬥殺的野牛的感情不會灌注在一

朵香花上面的呢！哈哈……”

“你從甚麼地方看出來的呢？”她有點在埋怨着天斗了。她想着：“不會是他把那天晚上的情形通通告訴了他罷？”但同時她的臉却泛起羞怯的嫣紅了。信甫沒有注意她，也沒有立刻答她。

“那自然是從他，他他的信看出來的了。不過我不能確知他愛的是那個，因，因為他，他沒有告訴我……”

他後面像是還有一些沒有說完的話，但是，他遲疑了一會，終於沒有說下去。他的眼睛開始注意那沉默着的佩英的表情了。他似乎感悟到一些事體。

走了十多步，他突然搶前半步，攜回頭來對佩英說：

“我，我看，看看……”他吃吃得分外厲害了，像是預備說很多話，但是結果一個字都吐不出來。她詫異地望着他的着急的樣子不發一言。後來，隔

了兩分鐘，他終於簡單地說了出來：“那就是你吧，蜜絲紅？”

她連頸根都紅起來了，把頭垂到胸部。但是過了一會兒，她嚴肅地把頭擡起來，對他說：“不錯的，我們在相愛着。”

“這本來該是慶賀的，但是，”他也用同樣嚴肅的話氣說。“不過我，我不大贊成你們在，在在這個時候談到這些事情呢！這無疑的是一種妨碍！”

她勇敢地答道：“你的話不錯的，信甫！我也曾用這樣的理由拒絕過他兩次，或者還不止兩次了。但是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候，那是他的機會呢，我真是沒有方法再拒絕他。不止呢，我真是沒有方法拒絕我自己呵！這是別人不原諒我，我自己也要原諒自己的。”她這樣坦白地辯着，令信甫吃了一驚。

他們走過了農林試驗場以後，就不談這件事了。由佩英另外起了一個頭。——那是她本來急急要知道的，但是給信甫的忽忽的態度和他提起了

過去的事情的阻攔，幾乎忘了她本來的任務。

她說：“天斗在T縣失敗的經過，到底是怎樣的呢？”

“他從T縣逃出來以後，你見過他沒有？”信甫反問着她。

她約略地把那天晚上的事情告訴了他，他留心地聽着。末了她說：“他告訴我他之逃出T縣只有我和你兩個人曉得的，我想再問他一個詳細，他就沒有告訴我。他說曾有一封長信給你哩，是不是的？你可以讓我看看那封信麼？信甫。”

“信在保險箱裏面了。”他慢慢地答着。“不過他已經逃出了T縣，知道的却不止兩個人了。”

“還有那個人？”

“周文。”

“哦哦，還有沒有呢？”

“自然還有人曉得的。”

“那麼，爲甚周文這樣對我說呢？”她像在自己

對自己說着，這句話的聲音僅僅能叫信甫聽得出。
“但是天斗現在在甚麼地方呢？也許有許多人知道的吧？信甫。”

“你曉得不曉得？”

她搖着頭說：“他臨走的時候沒有告訴我，直到現在我都不曾接到過關於他的消息。我恐怕他會有危險呢！”

“那麼，他的行踪恐怕就沒有人曉得的了！”

“但是他真是無時不在危險之中的呀！我們必得要找到他，給他設一個安全的法子。”

“危險是不會有的。”他安慰着她。“不過給他設法這一層，倒很費點躊躇了。但是無論如何，將來即，即即使有了法子，還是要你自己親自己出馬的。我們可沒有甚麼力量。天斗他，他的脾氣是和別，別人大，大不相同的。”

他們走着，走着，完全走出了城市了。經過了火車的軌道，經過了署前街，經過了幾間外國人的

住宅，他們由一條很狹窄的，兩旁長着如茵的綠草的，曲折的小道，走進了一個廣闊的草原裏面了。光輝的朝日在吸飲着那些小草尖上的露珠，清涼的微風隱隱約約地在他們的前後左右快樂地跳躍着。不知從那里來的懷娥鈴的琴音把牠們的餘韻拋擲在這綠色的跳舞場裏，蚱蜢，螳螂，和許多灰翼白腹的小蛾，都癡狂似地在做着最適合於牠們自己的生命舞蹈。

信甫和佩英又談到天斗那封長信了：

“但是總部爲甚麼這樣陷害他們呢？”她問着。

“這層我，我不大明白。”

“據天斗告訴我，是有人在中央報告了他的壞話。我不曉得這個人是誰，更不知道所捏造的是甚麼理由。”她說得很慢，彷彿一面說一面在想着。

“哦，你不曉得謝志乾在上海被捕了麼？”

“哦哦？他被捕了？我們都勸過他，叫他不要走的。難道天斗就這樣被人家誣陷了麼？”

“也許就是這樣的。”

他們在這廣場的邊沿的沙地上繞着走，兩個人的脚步都很整齊。在每次談話的停頓中間，大家都在想着。似乎對於這個問題，在用各種方式去思索的樣子。

他們差不多把廣場繞了一週的時候，佩英突然叫着：

“那麼，這個人……”下面她似乎不好意思說出來，只用她的敏銳的眼睛望着信甫，像是叫他完成她的話語。

“自然哪，我們都敢決，決定……定那會是周文做出來的事情。唉，可憐的天斗，他的奮鬥的成績都……都要化成了青煙了！”

“他現在不能再找得一個機會了麼？”她很悲傷地問。

“機會，你估他們會給他一個甚麼機會？唉，那自然會由白茫的嘴裏提議的：在他沒有需要潛逃

之前，中央要調他到K縣去。”

“K縣？呵……”她似乎有點莫明其妙的神氣。因為這是一個新的字眼，天斗沒有對她提起過的。“這是甚麼原故呢？他沒有告訴過我，而且沒有向我解釋過他所以要違抗中央的命令的意思。”

“他自然不能告訴你，自然不能向你解釋的。所以他只叫你來問我。”

她開始有點不自然了。一個人不應該讓他的朋友知道關於自己的事情比他的情人更多的呀！尤其在天斗那樣爽直的人，她真估不到會有點事情隱瞞了她。“這是甚麼事情呢？”她自己在想着。“他竟不能夠直接告訴我的麼？”

“爲甚麼你曉得他自然會這樣的呢？”

她看見他老不開口，終於這樣問出來了。

“那自然是因爲他愛你的原故。”

“哦哦，愛我才不敢告訴我的？”

他點着頭說：“不錯呢。彷彿他的長信裏面也

有這樣一段的。他說 he 自己是勇敢的人，率，率直的人，所以才會羞於啟齒。因，因因為他，他的不肯去 K 縣工作，實在是真的怯弱了。”

“怯弱？你的意思是說他像一個懦夫一樣地怯弱？呵，”她憤憤地抗議說着：“不止呢，他還告訴我，他目前是甚麼都沒有了，他的生命也沒有寶貴甚至保存的必要了，事實上使他太灰心了。信甫，這樣，我們可以責備他麼？爲甚麼人家一定要拿他去送死！在 T 縣是這樣的結果，到 K 縣去不也是一樣麼？我們沒有贊成將他拿去給人做魚餌的必要。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是一個懦夫！”

“你會相信我斷不至於誣毀他的，蜜絲紅。”信甫望着那似乎逼於義憤，在爲天斗洗冤的佩英，含笑地說着。“我告訴你吧，也許你並不曉得的。天斗的父親是 K 縣的公安局長呢！”

“哦？K 縣的公安局長？”

她重述了他的話之後，便默默無言了。直到他

們繞着那塊大草地走到第三週的時候，她才用像一匹狼的嗥叫的尖銳的聲音喊了出來：“這又是那個的詭計喲！”

過了好一會他才答她：“自然是愛情的戰場上的敵人了。”

在他們離開了那塊綠色的地氈，從原來的小徑朝西走着的時候，信甫又告訴她許多事情。他說這次中央派天斗去區縣的原因，原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的。那惟一的作用就是要救護幾個很努力的同志，因為區縣的公安局把那十多個有用的青年關起來了。他最後又告訴她，白茫快要到廣州了，不久的將來或許要有點動作。她也叮囑他要留心天斗的消息。

那天晚上，周文照例來過了之後，剩下她一個人睡在牀上，翻來覆去地總是睡不着。心裏總覺得非常燥熱，像躺在滾滾裏面一樣。雖然後來她憤憤地爬了起身用冷水把蓆子和枕頭都揩過了，但仍

然不能減少她心裏的熱度。同時因爲太熱的原故把蚊帳撩開，那長腳長嘴的蚊子更聯羣結隊地站在她的肉上面，用牠們的小抽氣筒戳進她的皮膚裏面去。

在這被騷擾着的暑夜裏，天斗的斜額和他的兩個發光的眸子又在黑暗中朦朧地顯現出來了。他不像在哭，不像在笑；不像在快樂，也不像在悲哀。他的嚴肅的臉似乎帶來了重要的消息在會晤她的夢裏的靈魂。她伸開她的手臂，驚醒了，她摸到的只是墨一般黑的空虛。汗珠在每個毛管裏擠出來，她急得要哭了。

更鼓已經打過了三下，她仍然不敢閉上眼睛。因爲她恐怕那可恨的天斗的幻影又要在朦朧裏欺騙她，侮弄她了！窗子是敞開着，她也不敢向天空望，因爲那一顆顆的星子，很像他的眼睛。蚊蟲在她的四週嚶嚶地叫着，似乎是那些得意的在高歌慶祝；又似乎是那些吃不飽的在作乞憐的飲泣。

四更過了將近五更的時候，深夜的涼風才輕輕地吻着她，她沉沉地睡去了。這時吃飽了露水的蟋蟀正在唱着非常動人的清歌，高空的明月正在露着借別的慘戚的顏色。

當她正在夢中和天斗熱烈地吻着，摟抱着的時候，她突然被一個震盪着的肉體壓住了。她也像一匹小貓一樣，被熱情緊逼得無路可走，只躲在角落裏哆嗦地抖着。她閉了眼睛，讓那夢裏的天斗在摸着她的全身。在她被壓得氣都不能透的時候，一隻手在她的陰部摸弄着，在扯她的褲子。

在她的性慾衝動高漲到極峯的當中，在她的靈魂被肉的魔神的強硬的手靠捏着將要碎裂了的當中，一股臭氣從鼻孔直透進腦子裏面，她被刺醒了。

“哦哦！哦哦！”她驚叫起來了。“甚麼東西？甚麼東西！”

這的確是她所料不到的，她在夢裏所遭逢的

事情竟真個實現了。稀薄的不清晰的晨光映進這小房間裏，她只能看見一團黑影伏在她身上，同時覺得有兩根鐵條一樣的手臂把她摟住。臭味就從那團黑影所呼出來的氣息裏送進她的鼻孔。她的膀間碰到一條硬而熱的肉了，她立刻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走開！走開！你是誰呀？你是誰呀！”她一面嚷着，一面用滿勁兒搖着肩膀，想搖開那兩條手臂。

“你……”她正想再嚷着的時候，一隻手掌掩着她的嘴。同時她使力一翻身，那個人便倒在牀上。她一骨碌爬了起身，忽忽地繫好了褲帶，擦着一根洋火把燈點着了。

“英姐，是我呀。”一個沙沙的聲音在淡黃的燈光裏響出來了。

“你？阿秋？哼，滾下來！”她用暴厲的聲音喝着，怒氣在她的胸頭湧漲起來了。

一個赤身的男子從牀上爬下來，在地上拿回

他那條洋麵粉袋改成的短褲用最慢的動作穿上了，舉着他那像是很沉重的步伐，走到她的身旁，他的膝蓋像是不能支持他的體重了，搖搖地跪了下去。他的醜惡的無知的失望的臉像死人般地發白，毫無表情地對着佩英。他的愚蠢的滑稽的相貌差不多要令她發笑。

“這是甚麼意思呢？阿秋！”她瞪大眼睛問着。

紀少爺只直挺挺地跪着，不動，也不出聲。

“你怎麼這樣糊塗？阿秋！”

他的頭似乎搖了兩搖，嘴唇也似乎動了幾下，但是他沒有讓她聽出他說些甚麼東西。

“好大胆的傢伙！竟敢做這樣的事？你知道你自己犯了甚麼罪不知？你年紀已經不小了，你不會想想的麼？”

“我不知道……我今天起身……我正想磨馬蹄……我在窗子外面看見……我……”

他含糊地說着，令佩英一點也聽不出頭尾來。

“好好地說，不然就給我閉上你的臭嘴，等我叫警察來問你。”

“你開恩吧，少奶，英姐！”

“不能夠就這樣算了事，你去喊紀大爺來吧！我要跟他說說爲甚麼他的兒子會跑進我的房裏，跑上我的牀！”

“哎喲，英姐！……”

“你不走麼？不去叫你爸爸來麼？我自己要去喊警察了。”

“陸，英姑娘，爸爸會打斷我的骨頭的！你……”下面的話他又說不清楚了。

“對呀，斷了骨頭，就不會再幹這樣的事了！”

“……英……姐！……”

他索性連“英姐”兩個字都拆開叫了。既覺得生氣又覺得好笑的佩英沒有理會他，拿起臉盆到井邊洗臉去了。洗完了之後，紀大爺的咳嗽聲一陣陣地在他的房間響起來，阿秋仍然直挺挺地跪在

窗前。

“起來吧，起來吧。”

她的脚在他的屁股上面踢了一下。他一擰轉身向佩英磕了一個頭，才跑了出去。這時紀大爺已經用咳嗽的聲音混雜着在喊阿秋了。

這次以後，阿秋見着她的面的時候，不敢像以前那樣目光炯炯地望着她了。他的頭時常在她的面前低着，從耳根到頸子都要紅到像臙脂一樣。他的無知的麻木的單純的靈魂，這時大概要感到羞愧了。她有幾次想用話安撫他，却又恐怕他聽不懂，更增加他的不安。無論如何，他的沙沙的乞憐的聲音，他的瑟縮的舉動，他的自悔的羞愧，是會令她自己過意不去的。

有一個黃昏，她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在洗馬蹄的阿秋。她注視着那兩條撲過她的鐵一樣的手臂，注視着那前突的胸，注視着那筋肉豐滿的腿肚，她的心開始在作渺茫的幻想了。

他也覺得她在注視自己了。

“英姐，你愛吃馬蹄糕麼？我們過幾天就不做這些黃色的，另外做一些紅色的馬蹄粉糕了。”

“不錯的呢，馬蹄粉糕要好吃一點。”其實那些和着阿秋の汗液做成的馬蹄粉糕，是棕色而不是紅色的。她也沒有注意到他說的是甚麼，只隨便地答着。

阿秋一天到晚都不穿上衣，襪子和鞋子不用說了。他完全跟廣州的勞動者一樣的裝束的，在被日光曬得紫紅色的背脊下面，生滿長的黑毛塗滿灰色的泥土的兩個腿肚上面，只繫着一條短褲。他們叫做牛頭褲。是用藍土布，黑土布，或者像阿秋の，用洋麵粉袋改造成功的。

這位勞動者の健全の整天顯露着的肉，給了她許多幻想的有趣味的資料。她於是又在後悔着，她那天晚上實在醒得太快了。不消說她在夢中是拿阿秋替了天斗的位置的，她想着，如果那天晚上

沒有醒，那熱情的滋味是多麼濃厚的喲！她整天在渴望着，最好是有一個少年男子，有天斗那樣高尚的純潔的靈魂，有阿秋那樣健全的自由的肉體。自然，他們都是大胆的，勇敢的，無畏的！——但是在另一個時候，她又覺得自己的幻想實在太好笑了，那不是近於一個滑稽的笑話麼？

那天晚上，她把窗子故意開着。但是她在牀上又翻來覆去地睡不着了。她自己也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想天斗的靈魂從窗子飛進來，還是想阿秋再從窗子跳進來。她起身把窗子關好，又起身把牠打開，這樣重復地做了三次。後來終於在半夜下大雨的時候，她把窗子緊閉了。可是那天晚上在夢中她就聽見有人在窗子上敲了三四次，到驚醒之後她所聽見的依然是滴瀝的夜雨罷了。

每天晚上，她都把窗子打開。但是每天早上，她所得到的的是空虛和失望。在這空虛和失望裏面，她又掙扎了差不多一個月。阿秋臉上的羞愧還沒

有退去，天斗依然是音信杳然。

白茫已經從上海回來了，也到過她這裏一次。她本不歡喜這個近視眼的，而且瘦的漢子，加上他又說了天斗許多壞話，她更不高興了。因此除了隨便敷衍他一次以外，簡直沒有和他見過面。周文却把他每天晚上照例要在佩英那裏花去的幾個鐘頭改在白茫那里花掉了，對於她這邊，差不多每星期只來一次。而且來的時候不是做出苦悶的樣子，便是鬱鬱不樂，默默無言。她不只對周文的趣味完全失却，而且在每次想起信甫的話的時候，還有點恨他。他的巧笑，他的溫柔的態度，他的善媚人意的嘴，在她都成了可憎可厭的醜而且假的惡態。

比較上，她現在是只有歡喜同阿秋親近了。她認定他是剛剛和周文相反的，他的醜惡只是在表面，他的本質，他的內心却是良善的而且忠直的。但是阿秋却一點都不瞭解她的意思。她對他更善意些更親暱些，他却更畏縮些更生硬些。在他的腦

子裏，佩英——他們自然要稱喚做英姐或者少奶奶的——是一個寬宏大量的仁慈的年輕婦人，或者簡直是一位觀音菩薩。就在她的眉目間那種英爽，賢明，同肅正的氣象，已經够叫他敬畏了。

“阿秋，今天的生意不錯吧？”她用最有媚力的笑臉問着。

“還好，謝謝你，英姐！”他的頭又抬不起來了。

佩英又在深深地自責着。“那不是很純潔的愛情麼？”她自己這樣想：“他愛我，他就向我提出肉的要求。這不是很應該的麼？不過他沒有鑽進過虛偽的人叢裏面，因此沒有學得那些肉麻的面貌和欺騙的手段罷了！”

阿秋，他自然不會想得出要怎樣對於一個比自己尊貴的姑娘，——不，少奶奶——獻出他的愛情的。他的嘴，他的腦，他的手，他的腳，都沒有這種練習和經驗。因為佩英的臉好看，他就要多看幾下，因為有了機會，他就要從窗子跨進去摟住她。

不錯，他拙劣得很，拙劣到甚麼都不懂！……自然，這些，佩英能夠原諒他的。因為他自己自從出了娘胎，便在不知不覺中被剝奪了愛情的權利了。“至於發臭的嘴，給太陽曬得焦黑的臉，唉，那是他的缺點麼？他沒有 Pebeco，沒有 Kolynos，也沒有 Colgate；又不能躲在美麗寬敞，並且裝着電風扇的高樓大廈裏面……呵！我縱使不能愛他，甚至不十分同情他，但是我連憐憫都辦不到麼？”

那天晚上的事情，她又憶起來了。她想起那位無言的英雄跪在地下的情景，她設身處地在替他想着她會給他以多少的難堪，她會令他怎樣失望。

“愛情是單純的事情，一個男子愛一個女子，或者一個女子愛一個男子都是在最可能的範圍裏儘量謀兩方的快樂，沒有條件，沒有責任，沒有永久的關係。”在最後她自己給了自己一個答案了。她想拿來告訴阿秋，並且向他悔過，並且……

一天的下午，太陽已經西斜了，但他的炎熱的

餘威仍舊拊住人們的脛筋，令人們感到疲乏同昏悶。佩英剛剛睡醒，推開窗子就看見阿秋在井旁邊洗澡。他那條專供給水淋得精濕地貼在肉上面，露出赭色的肉來。

“阿秋，今天好熱呵！”

阿秋的脸正對着她，他抬起頭來發現了有人叫自己。急忙地把背脊向着佩英，才從喉嚨裏面掉出兩個字來：“是呀！”

他洗完澡之後，換上一條乾褲子，穿上一對木屐，從裏面走出來。

“阿秋，進來坐坐吧！”佩英在他走到門口的時候這模嚷着。

“呵，好的。”

他答應着。但他的脚却飛跑回房間裏。兩分鐘之後，他本來是裸露着的上體，現在却被上了一件舊藍布汗衫，有幾塊地方已經洗到變白了的。

他像無可奈何地坐在她的牀前一張方篋子上

面，背脊靠着窗台下的短牆。鼓了幾次勇氣，他終於把眼睛呆呆地定神望着她。

她好久都忘記不了這次他們的無言對坐，每一次想起來都感到很深的趣味。她不止恕饒了他那次的粗暴的行爲，並且深深地憐憫他了。對於愛，他自然不曉得甚麼；就是對他自己的生命，他也不曉得應該要求些甚麼的。他自己，跟紀大爺一樣，已經默認這一輩子是應該賣馬蹄糕，而且很樂意這種生活的了。他們每天很早便起身，很早便睡覺，沒有憂慮也有甚麼疾病。——是的，他們的生活簡單到完全跟低等動物一樣。佩英有幾次想設法給阿秋喚起那已經死睡着的人的靈魂，但他不覺得在他的生命中缺乏了甚麼，同時他也領受不着她的好意的憐憫。這樣，她有幾次在失望之後，感到深沉的悲哀了。憑她的熱情同敏慧，她能够支配無論甚麼東西，但是却不能够感化這塊活動的石頭。呵，阿秋現在依然是一塊活動的石頭呀！

△

前個星期三，白茫和周文在晚上到佩英這里談天。白茫除了告訴她等同志一集中廣州的時侯，便要分頭出發去各地工作之外，並且告訴她，他很可惜天斗的失蹤。

“中央決定不再給他一個努力的機會了麼？”她這樣問他。

“沒有這件事，中央期望他很深的呢！但是他不肯去區縣，這顯然是違背中央的意旨了！只要他有一天願意接受中央的命令，中央也一定像以前一樣恢復了對他的信用的。誰都曉得的呀，中央所以器重他，就因為他是一個勇敢的革命者！”

“但是他現在要變成一個反革命者了！”周文只這樣冷冷地說了一句譏諷的話。

不錯的，照理佩英應該替他辯護。她應該告訴他們，天斗依然是一個革命者，並且拿出很充足的證據。但是爲了避免和他們直接衝突起見，她終於沉默下來了。

於是他們的談話，又轉到別個問題了。

周文很固執地說：“雖然我目前還找不到一個強有力的證明，但是我相信天斗一定還在廣州的。”

“你爲甚麼會這樣想呢？”佩英馬上便詰問他。

“自然有理由的。天斗，他是一個甚麼東西呢？你說他可以到甚麼地方去呢？以前寄生在我們的團體裏面，遂了他一部份的心願了。這次他暴露了他的不革命的面孔，他依然要投到反革命的營陣裏去的。從這一層看來，他似乎沒有離開廣州的必要。洪同志你說對不對呢？——但是，我這裏還有

一種觀察，便是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廣州沒有辦妥的……”下面他沒有說出來，只用兩隻冒着火光的眼睛盯着佩英的臉。

她雖然覺得有點奇怪，但她毫不瞭解周文的意思。她的確不知道天斗在廣州沒有辦妥的是那一件事。“呵，你們對於他的消息倒比我靈通呢！”她心裏這樣想了。

“不錯呀，”白茫用他的尖銳的聲音說着。“我接到幾個同志的信，也說他的確沒有離開廣州。蜜絲洪呀，如果萬一你有見了他的機會的時候，你千萬要勸他重復要站在我們這邊才好！我想這樣一個多年的好同志，失了是很可惜的呢！”

佩英的心不舒服起來了，她以為他們有意在她的面前譏笑天斗。“我却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她說着。跟住下面她盡力解釋天斗不會走到反革命那邊的理由。因為那天晚上天斗曾告訴她要去香港，她更可以證明他不在廣州。

“除了革命的工作以外，”她很自信地說了。
“沒有甚麼沒有辦妥的事情能令他冒這麼大的危險的。據我的觀察，他不止勇敢，而且很慎重。他萬不會逗留在廣州做無謂的犧牲！”最後那句話她把聲音特別提高了。

她的話令他們對她笑了一笑。

他們走後到現在，直經過一星期的時候，她都沒有明白他們爲了甚麼會這樣笑。這種笑是陰險的，不忠實的，輕蔑的，有毒刺的。她到現在還是自信天斗不在廣州。直到過了三更，有一位生客在燈光暗澹的祝禱巷裏緩敲着她的門，而且坐了在她的房中的時候。

“唉，你真的沒有離開廣州麼？”她對他說。她的語聲裏面彷彿雜着一些淒涼的抖顫的哭聲。

“不錯呢，小紅，你說我好到甚麼地方去呢？”
一個粗沙的回答。裏面含着有憤激的意思。

“到K縣去！這還有甚麼猶豫的呢！”她着急地

說了。但是停了一會，她又用溫和的親暱的態度繼續下去：“你會曉得的呀，我不能任由他們在無忌憚地儘譏諷你，我簡直不能聽見一個字眼是有損害於你的名譽的，我不能夠！你怎麼不用你的工作去證明你依然是一個革命人呢？”

他冷笑着。

“我不能在任何人跟前承認你是一個懦夫。”

“懦夫麼？這倒是一個有趣味的名字！噓，我應該怎樣婉轉地說出一句老實話呢？以前我有許多同志，也有許多敵人；小紅呀！現在我是剩了兩個同志，你和信甫，而其餘的都變了我的敵人了！如果他們叫我去區縣是用和你一樣的心腸的，我現在已經不會逗留在廣州了！”

“那麼你現在就想長逗留在廣州麼？這是甚麼意思？”

“我自然要永遠逗留在廣州，同一切危險作戰；一直到你也離開廣州那一天。”

“哦哦，到底是我累了你了！”她着急得幾乎要掉下淚來。“但是，你聽我的話吧！我自然是絕對地愛你，不過我怎麼能夠讓你退出革命的行伍呢？這是我們的最大的，至高無上的，比愛情還要神聖的責任呀！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切，不是都已經交了給我們的信仰了麼？”

“呵，小紅，我願你不會這樣懷疑我！我願你會明瞭這完全不是我們努力的時機哩！”

“那麼，照你的意思應該怎樣呢？”

“呵，我的意思……”他略略遲疑了一會兒，才慎重說着：“頂好是我和你兩個都到別處去暫時避開一下，等有機會再說。”

“唉，天斗，你完全錯了！現在，白茫已經回來了，我們的同志也陸續集中了，我們的武器也預備好了，成功就在眼前，只等我們動手去幹！唉，這個時候你却要說出避開的話？天斗，讓你自己恢復以前的勇氣吧，你仍然是一個使敵人戰慄的

勇士呵!”

“在這幾十天潛伏的空間中，我是完全想過來了。如果他們是誠心的，就真是丟了一個勇士也行；如果不是誠心的，我們又何必白做無謂的犧牲呢!”

“那麼，如果你的觀察不錯呢，你是預備到上海去的吧?”

“自然沒有別的地方了!”

“好，我和你一齊去，我們一齊到K縣去吧!”

“K縣?”他真有點不明白了。“爲甚麼你一定要我到K縣去呢?”

“爲了要使你加入革命的戰綫上。”她毫不遲疑地說了。

“呵，小紅，你才不愧是一個勇士呢!你比我勇敢得多了。不過我恐怕我們到了K縣，只贖我們的靈魂加入作戰了!”

“我坦白地說吧，我是很知道你不願去K縣的

原因的！’

“你既然明白了那麼還該逼我去麼？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第一不願供人家利用，第二不願弄糟了我們的愛情，我要用死力擁護牠！”

“但是人家就說你怯懦了呵！”

他們談了許久，佩英固執地要他去區縣，天斗却主張要和她到別處避開。

“如果沒有了我，我相信你不會不去的。”她突然這樣說。

“沒有了你？呵，那也許我已經死了！本來在 T 縣我就不應該一走了事的！我們那時把機關移到別處，也許還可以繼續工作。”

他們又無言地默對了好久，那時已經是四更過了。

“我再不能逗留在這裏了，但是我可惜你不能依我的計劃。”

佩英問他的住址。

“沒有的呢！你萬不能冒險到我那里的！我們兩個又不能在這裏的說話。呵，小紅，爲免掉你一時冒險起見，我還是不告訴你吧！如果有機會，我自然會來的。”

在他臨走的時候，他們擁抱着啜了無數的吻。佩英的淚點落在他的紅紅的頰上，他把牙齒咬得緊緊地抵受着那焚心的痛苦。

第二天，她跑到信甫那里。她的頭髮亂到馬房裏的乾草一樣，她的臉發青，她的悲傷的眼睛套上了兩個深灰的圈子。

她悲傷地悄悄地告訴他，天斗昨晚到她那里談了許久的情形。並且帶着感傷地說：“唉，他瘦了許多了，他的精神也不像以前那樣充實了，他是有一點灰色了呵！”

“呵，他，他他，他真真是沒有離開廣州？”信甫只聽了一點便這樣叫着。他皺着眉頭。半張着嘴，在表示他覺得很奇怪。

“周文他說得不錯呢！我怕他真有點不好的傾向了！”她搖着頭說，並且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唉，我不能相信這個話。”他說着閉上了他的眼睛，似乎在思索一些甚麼。

“信甫，你是曉得的呀！我是這樣在愛着他的！永遠的幸福雖然不是我們所祈望的了，但我怎能讓他放棄了他的革命工作呢？他告訴我，他是爲了我才不去K縣的，同時我很憤恨，他說現在不是我們努力的時候，唉，他還說要同我們到上海去呢！這真把我急死了，我又不能夠找一個機會和他做長久的談話，他連住址都不讓我曉得，唉！”

她着急得在他的房中來回走着，連坐都坐不住。說到最着急的地方，她的小拳頭握得緊緊地舉在頭上。

“你安靜一點吧，你現在對我們的整，整個的……革，革命，負着一個重大的責任了！”

他端了一張椅子在她的面前，她勉強坐下去。

“他像是知道了中央叫他去五縣的意思的。我也告訴他我明白他不肯去的意思，他只叫我不逼他！”

“他未必會因為他的父親的原故，就把革命的同志放棄了他的援救的責任了吧？而且他也不是不曉得的，他的好朋友范，eh，范范志剛已經在五縣監牢受了半年的苦了！”

“唉，我就是不明白他的意思哩！”

“這回要用着你了，蜜絲洪！你曉得在五縣的同志再不能忍耐了，他們都等天斗去燃上那爆，爆發的火線的！”

“但是我有甚麼方法呢？我所想得出來的法子我都用過了！”

“我說的自然是最後的方法了。”

佩英望着信甫那塊持重的臉，她心裏覺得奇怪起來。她絲毫不能懸揣他能夠有甚麼方法，而且是最後的。

“自然只要有效力，而且不損害他的，我難道還會不應允麼？”

“損害他？也許並不怎樣吧？”

“那麼，你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很簡單的，只要你和周文結了婚，那就甚麼事情都好辦了！”

“哦哦！……哦哦！……”她憤憤地叫出來了。“這也可以算得是一個辦法麼？”她心裏這樣說着。但是她的嘴裏却不能對信甫說出甚麼答話。

“我曉得我這個辦法是有點殘忍的，對你，對他，甚至對於周文！不過，你看怎樣呢？擺，擺在目前的事實是這樣的了！”

她無言地走出了信甫的寓所，回到家裏。捧着頭壳，緊閉着嘴唇，流了無數的眼淚。

第二天，她又一早跑到信甫那里，她的頭一句話是：

“信甫，你還有更好的辦法沒有呢？這是太可

怕了！這是太令天斗難堪了！”

“不錯的，照你本身講，”他很溫和地說：“自然是依了他的計劃，你們暫時避到香港或者上海去是最好的！否則他現在這樣逗留在廣州，也未必會安全的呀！”

“呵，信甫，我現在無形中變了革命的障礙物了！”

“你本身當然不是的，愛情也許不能不負這個責任！”

“那麼，我看我不如自殺了吧！這是一個頂乾淨的方法。唉，信甫呵，天斗和周文他們有個的友誼不是叫我離間了麼？哦哦，這無容避免的都是我的責任，我是多麼不齒的喲！”

“自殺倒也不必。你明白不呢？我的辦法只是暫時的應付辦法，你對周文本來沒有愛情的，誰又能夠逼你永遠和他相處呢？這是一種手，手，手段，等我們的革命的計劃實現了之後，你個人依舊有

你的自由的！你明白我的意思麼？蜜絲洪！”

“那麼，我要變成魔鬼了！我欺騙了天斗，我更要欺騙周文麼？而且，我曾經拒絕過周文的，雖然他現在還在等候我的答覆。我要給周文一個不同的答覆來撕碎天斗的心麼？”

“我看我們只能顧到整個的利益，這是偉大的！其餘的個人的利益，我們不是隨時準備拋棄的麼？你不能背叛這個道理。”

那天她又無言地去了。第三天，她又在同樣的時候敲着信甫的房門，她並且帶來了他的允諾，那傷心的允諾。她只向信甫說了一句：“不錯的，你的話對了，我的身體本來不是我的呢！”

她屈服了，屈服在信甫的鐵面之下了。雖然她依然每天要流淚，依然要咀咒一切，依然要怨恨周文，怨恨信甫，怨恨自己甚至到怨恨天斗。她分析自己的心，她覺得那只是一個裝毒藥的瓦礫。她又找出一個道理，結果她決定了她認識的許多人都

是對她有害的，自然，她的面貌，她的愛情，是把她害得更壞了。完全對她沒有傷害的只有一個人，就是那賊眉鼠眼，滿身臭氣的阿秋了。她的怒氣甚至會發洩在她的衣服，書籍，和每天都要吃的那些菜飯上面，她想，如果她一生下地的時候，完全沒有這些東西的時候，她已經死了。死了就不會受今天這樣的痛苦的。

阿秋也覺得她有了變異了，但他只用驚疑的眼光望着她，一聲不響，跟她初搬來那時一樣。

依了信甫的計劃，周文歡天喜地地接受了佩英那個冷冰冰的允諾之後，第二天廣州的新人民報便在第一幅用大號字登出了一則結婚啟事。那啟事的標題便是：“鄒汝君 和洪佩影 女士結婚啟事。”

啟事登了出來之後，她的心裏面又添多一層隱憂了。比方在看護一個病人，那病人是給醫師投下了一服最猛烈的藥劑的。

“這一劑藥真有效麼？”她有時想着的時候，不由便發抖地害怕起來。最後她悟出來了，她覺得這是一個生命的賭賽。非常危險的，非常靠不住的。

前幾天她給了一封信給信甫，裏面有一句說：“唉，信甫，這無良的醫生，你真不該告訴我這樣一個毒辣的，我不願意的，但是我又不能抗拒的方法喇！”

這是當然的，在悲哀裏面她要藏着狐疑。在理智方面她沒有方法再反對這種方法了，但在感情方面却極端排斥牠。

有一個晚上，周文對她說：“現在你已經是我的未婚妻了，你已經是我的永遠的愛人了，今天晚上就讓我伴着你，在你的身邊做一個甜蜜的夢吧！好不好呢，蜜絲洪？”

“不行的，對不起，我今天不大舒服呢，我們……”她說到這裏，改變了她的口氣。‘請你把你的好

意留到別個晚上，好不好？我們用不着忙呢！”

周文用溫柔的笑臉在她的面上輕輕吻了一下，便走了。他又戴上面具了，這是她看得出來的，如果在天斗，這是應該微微地發怒了。他走後他更墜落在悲傷的深淵裏面，一夜都不曾閉上她的添了皺紋的眼皮蓋。

第二天她跑到信甫那里，像孩子一樣的哭着。

“唉，這是太令你不安了！”他也露出很難為情的樣子說。

“不安倒不要緊，我恐怕這次會根本失敗了呢！”

“你發現了什麼新證據？”他也有點愕然了。

“我看我們不要玩這個把戲吧，牠不能令我相信了！唉，憂慮同焦急把我的後悔心逼出來了呢！信甫，我看我們不要玩這個把戲吧。結果也許要弄出更不幸來的！至少我覺得會這樣。”

“呵，蜜絲洪，請你堅持一下吧，成功就在目前

了！”

成功這兩個字在她的腦子裏閃了一下。眼前的痛苦使他不能信任自己所做的事。她可恨周文，恨他毫不知足，讓他嘔吻以後還要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但是她沒有方法比較，她自己和周文，到底那一個是更值得憐憫。他們都是爲了天斗，在舞台上演着滑稽的喜劇的！

“信甫，你是曉得的呀，天斗的性情是這樣猛烈的，我恐怕他受了這個刺激，會……呵，但願你的計劃不要失敗吧！”

她那天一路走回家裏，眼淚簡直沒有停過。路旁的行人都用他們的專愛探索隱情的眼睛注意她。

跟住那天晚上，周文在要走的時候，又提出那個要求。這可真要把她氣死了。她全身抖顫地流着眼淚，她說：

“周文，我的身體自然已經不是我的了，但是

請你允許我保留這一點小小的自由吧。你忍耐一些不可以麼？橫豎是個時間上的問題罷了！’

在不知不覺之間，她竟說出一句份量這樣重的話。的確令莫明其妙的他太難為情了。

“你是太不願意了麼？……”他在心裏這樣想着，嘴裏却吐不出半個字來。帶着懊惱同驚疑走了。

時序雖然已經由末夏變了初秋，但是天氣還同酷暑時沒有兩樣。每天都要過了三更，人們的皮膚才會感到一些涼快。

周文去了之後，她獨坐在燈前，直到過了十一點鐘，才把燈熄滅了躺在牀上。但是剛躺下不到五分鐘，她的眼淚又像決堤的洪水一樣地傾瀉出來。後來她簡直不能把哭聲關得住，索性盡情地哭起來了。

在她那勉強壓低的哭聲把這深夜的安靜輕輕地擾亂着的時候，她的耳朵實然聽見一種接連着

的低低的敲着木頭的聲音。她定神聽了一聽，才察覺有人在輕敲着她的房門。

她重復把燈點上，才底聲問着：“那個？”

“我呵！”

她立刻察覺是阿秋的聲音，輕輕地把房門打開了。阿秋說因為他媽媽的房門已經緊閉了，他聽見她的聲音，知道她還沒有睡熟，想跟她借一盒洋火。

她自然曉得他並非真想借洋火的，但是她到底把那盒洋火交了給他。他在轉身走出房門的時候，突然站住了，他的嘴裏囁嚅地說着：

“英姐，我在你的房門外聽了許久才敢敲門哩！你究竟爲了甚麼原故……”下面的半句話他又說不清了。

他的愚直的不清爽的話語生了很大的力量，能夠叫佩英衷心地感激他，感激他對於自己這樣關懷。這樣的人去那里再找第二個呢？自己對他並

沒有存過甚麼好意，而對於自己他是如此好心的！“唉，算了吧！”牠自己這樣想着。“我的身體已經不是我的了，就拿牠做一次人情吧！”

她這樣決定了的時候，同時她的眼淚也暫時止住了。她叫阿秋不要走，叫阿秋把房門關上，叫阿秋把吹燈熄了。在銀光一樣的月亮下面，阿秋坐在她的旁邊，她約隱地聽見阿秋的心脈突突地跳個不住。最後，她叫阿秋給她脫了那件白洋紗的上衣，她叫阿秋遞了一枝香煙給她，她……

第二天，阿秋又在三更過的時候便來輕敲她的門，但是在第三個晚上，她就把他拒絕了。

距離周文和佩英的結婚的假名啟事登了出去的第八天的那個炎熱的早晨，剛才敲過八點鐘，信甫便提着一個小皮箱，忽忽忙忙地走進祝壽巷。當他的手指碰着佩英那里的矮門的時候，他的灰羽紗的上衣的背上已經濕了一大塊了！

他一見着佩英頭一句便抱怨地說着：“唉，糟

糕，這裏的街道真難找了！可惡的車夫，他把我拉到花塔街就放下來。他還告訴我，一直朝裏走不遠就對了哩！真可惡！”

“信甫，你這個皮箱裝的是甚麼東西？”

信甫沒有答她。把臉放沉了想了一會，在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交給她。

那上面寫着很潦草的字跡：

“唉，我的好朋友信甫！我的最好的朋友信甫！我今早六點鐘來看你，侍役們說你還沒有起身，好，我們索性就不必見面了吧！這裏我只有一个簡單的請求：就是請你告訴小紅，說她做的事很不錯！她不肯和我走到別處去，她要我革命。不錯的，我到了K縣當然是要死的，如果我不去K縣，在廣州也終有不能逃避的一天！不錯的，我能夠用槍對準我父親的胸膛放過去，但是我不能讓別人安然享有了我的愛人！好友，我的話只這樣就說完了。我認定一個大無畏的革命者，他是不能不復仇。

的！現在我真誠地告訴你，請你今天馬上開離廣州，去甚麼地方我不願曉得了，並且請你帶了小紅一道去。否則就有生命的危險的，明天你們就走不動了！朋友們，我的最後的消息就是這一點了喲！”

末了是很難辨認的一個署名。如果不是信甫和佩英，決沒有人能夠看得出那一道神符一樣的兩個字便是“天斗”的。

“拿幾件衣服吧！”信甫在她把信看完之後，打開他的皮箱，讓佩英看着，並且很決絕地說：“我這裡才裝了一半，我曉得你沒有皮箱的，快點，拿回幾件衣服吧！”

“衣服倒不要緊，但是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甚麼事呢？還有甚麼事呢？天斗的話現在是一個命令了，我們沒有違背的能力呵！小紅，快一點吧！”

她用手握着自己的臉，大哭起來。

“這是一個甚麼結果呵！”她悲悽着說。

“結，結結，結果？這就是結果呵！我，我們等到身體離開，開了廣州時，再慢慢地細談好不好呢？”他有點着急了。

“但是我們應該到那里去呢？”

“到那里去？F縣，縣呀！”

“哦哦，這次要回到父親那里去了嘍！”

“他老，老人家一完會很歡喜的呢！”

由廣州開到F縣去上午十點零四分的那一班火車的二等坐位裏面，信甫和佩英並肩坐着。信甫默默地在看報紙，佩英的頭靠在玻璃窗上，她的眼睛無神地望着窗外那些飛跑過去的景物。

果然他們回到F縣的第六天，就看見報紙上登載着白茫，廖周文和其他的五十二個同志被捕的消息。據報上說的，是一個醉漢到公安局自首，因而知道了他們的機關的。

一個月以後，信甫做了F縣縣立中學的校長，佩英的父親很歡喜他。

第二年的春天，他就和佩英正式結了婚。

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完成。於上海。

一九二九年三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五月發行

1—2000册

本書實售四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